



檣



橋

廢名著

棗和橋的序

最初廢名君的「竹林的故事」刊行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序，隨後「桃園」出版，我又給他寫了一篇跋。現在這「棗」和「橋」兩部書又要印好了，我覺得似乎不得不再來寫一篇小文，——爲什麼呢？也沒有什麼理由，只是想借此做點文章，並未規定替廢名君包寫序文，而且實在也沒有多少意思要說，又因爲太懶，所以只預備寫一篇短序，給兩部書去合用罷了。

廢名君的小說，差不多每篇我都是讀過了。這些長短篇陸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我陸續讀過，但也陸續地大都忘記了。讀小說看故事，從前是有過的，有如看電影，近來不大熱心了：講派別，論主義，有一時也覺得很重要，但是如禪和子們所說，依舊眼在眉毛下，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歸根結蒂，赤口白舌，都是多事。分別作中的人物，穿鑿著者的思想，不久還是喜歡做，即如「桃園」跋中尙未能免，可是想起來煞是可笑，口口聲聲稱贊「不知爲不知」的古訓，結局何曾受用得一毫分。俗語云，「喫過肚飢，話過忘記，」讀過也就忘記，原是莫怪莫怪。然而忘記之餘卻也並不是沒

有記得的東西，這就是記得爲記得，似乎比較地是忠實可靠的了。我讀過廢名君這些小說所未忘記的是這裏邊的文章。如有人批評我說是買椟還珠，我也可以承認，聊以息事寧人，但是容我誠實地說，我覺得廢名君的著作在現代中國小說界有他獨特的價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關於文章之美的話，我前在「桃園」跋裏已曾說及，現在的意思卻略有不同。廢名君用了他簡鍊的文章寫所獨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從近來文體的變遷上著眼看去，更覺得有意義。廢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來很被人稱爲晦澀。據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詢問學生的結果，廢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

的難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來晦澀的原因普通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可以由於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我想現今所說的便是屬於這一方面。在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來。當時前後七子專門做假古董，文學界上當然生了反動，這就是公安派的新文學運動。依照文學發達的原則，正如袁中郎自己所預言，「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餇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餇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公安派的流麗遂亦不得不

繼以竟陵派的奇僻，我們讀三袁和譚元春劉侗的文章，時時感到這種消息，令人慨然。公安與竟陵同是反擬古的文學，形似相反而實相成，觀於張宗子輩之融和二者以成更爲完美的文章可以知之，但是其間變遷之故卻是很可思的。民國的新文學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復興，惟其所吸收的外來影響不止佛教而爲現代文明，故其變化較豐富，然其文學之以流麗取勝初無二致，至「其過在輕纖」，蓋亦同樣地不能免焉。現代的文學悉本於「詩言志」的主張，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標準原是一樣，但庸熟之極不能不趨於變，簡潔生辣的文章之興起，正是當然的事，我們再看詩壇上那種「豆腐乾」式的

詩體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勢所趨了。詩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這個趨勢我以爲是很對的，同是新文學而公安之後繼以竟陵，猶言志派新文學之後總有載道派的反動，此正是運命的必然，無所逃於天壤之間。進化論後篤生尼采，有人悅服其超人說而成諸領袖，我乃只保守其世事輪迴的落伍意見，豈不冤哉。

廢名君近作「莫須有先生傳」，似與我所說的話更相近一點，但是等他那部書將要出版，我再來做序時，我的說話又得從頭去另找了。二十年七月五日，豈明。

序

我開始寫這部小說是在十四年十一月，至去年三月本卷最後一章脫稿，這中間雖然還作了一些別的文章，而大部分的時光是寫我的這個「橋」。上下兩篇共四十三章刊成此卷，大概佔全部的一半，屢次三番自己策勵自己兩卷一氣寫完，終於還是有待來日。本卷上篇在原來的計劃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寫，因為我寫到「碑」就跳過去寫下篇了，以為留下那一部分將來再補寫，現在則似乎就補不成。以前我還常常不免有點性急，我的陳年的賬總不能了結，我總是給我昨日的功

課繫住了，有一天我卻一旦忽然貫通之，我感謝我的光陰是這樣的過去了，從此我彷彿認識一個「創造」。真的，我的橋牠教了我學會作文，懂得道理。

這一卷裏面有一章題作「塔」，當初也想就以塔做全書的名字，後來聽說別人有書曰「塔」，於是乃定名曰橋，我也喜歡塔這個名字，不只一回，我總想把我的橋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幾個字，到了今日彷彿老眼有點昏花似的，那些字跡已經模糊，也一點沒有意思去追認牠了。至於橋的下半，興趣還是始終未減，幾時再來動筆寫下去。

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廢名。

目次

上篇

一	第一回	一
二	金銀花	五
三	史家莊	一三
四	井	一九
五	落日	二五

六	潮	三
七	貓	完
八	萬壽宮	完
九	鬧學	三
十	芭茅	完
一一	獅子的影子	完
一二	「送牛」	完
一三	「松樹腳下」	完
一四	習字	完
一五	花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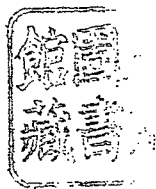
一六	「送路燈」	二五
一七	囉人	二五
一八	碑	二五

下 篇

一	「第一的哭處」	一四
二	「且聽下回分解」	一四
三	燈	一五
四	日記	一五
五	棕櫚	一六

六	沙灘·····	一七
七	楊柳·····	一八
八	黃昏·····	一九
九	燈籠·····	二〇
十	清明·····	二九
一一	路上·····	三〇
一二	茶鋪·····	三一
一三	花紅山·····	三二
一四	簫·····	三三
一五	詩·····	三七

一六	天井	三二
一七	今天下雨	二六九
一八	橋	二九〇
一九	八丈亭	三三一
二〇	楓樹	三三五
二一	梨花白	三三九
二二	樹	三三九
二三	塔	三四七
二四	故事	三五九
二五	桃林	三六九



(南)

第一回

我在展開我的故事之前，總很喜歡的想起了別的一個小故事。這故事，出自遠方的一個海國。一個鄉村，深夜失火，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噩夢中被他的母親喊醒，叫他跟着使女一路到他的叔父家躲避去，並且叮嚀使女立刻又要讓他好好的睡，否則明天他會不舒服的。使女牽着孩子走，小孩的母親又從後面追來了，另外一個小姑娘也要跟他們去。

這個小姑娘，她的父親只有她這一個孩子，他正在奔忙救火，要從窗戶當中搬出他的傢俱。

於是他們三人走，到了要到的所在。這個地方正好望得見火，他們就靠近窗戶往那里望，這真是他們永遠忘記不了的一個景致，遠遠的海同山都映照出來了，要不是天上的星簡直天已經亮了哩。

這個男孩子，與其說他不安，倒不如說他樂得有這一遭，簡直喜歡得出奇。但是，那個小姑娘，她的心痛楚了，她有一個 coil，她不知道她把她放在那一個角落裏 句奇 燒進了她的家，她的 coil 將怎麼樣呢？有誰救她。

小姑娘開始哭了，孩子他也不能再睡了，她的哭聲不安。

大家都去睡了。孩子他爬起來，對他的小鄰家說道：

「我去拿你的 doll。」

他輕輕的走，這時火已經快要滅了，一會兒他走到小姑娘的門口，伸手向小姑娘的爸爸道：

「亞斯巴斯的 doll。」

亞斯巴斯的父親正在那里撥東西，喫驚不小，荷包裏掏出亞斯巴斯的 doll 給了他，而且叫他趕快的走了。

這個故事算是完了。那位著者，最後這麼的贊歎一句：

這兩個孩子，現在在這個村裏是一對佳耦了。我的故事，有趣得很，與這有差不多的地方，開始的摺花。

金銀花

小林放午學回來，見了飯還沒有熟，跑到「城外」去玩。這是東城外，離家只拐一兩個灣就到了，小林的口裏叫城外。他平常不在家，在「祠堂」，他們的學館，不在祠堂那多半是在城外了。

初夏天氣，日光之下現得額上一顆顆的汗珠，這招引一般洗衣的婦人，就算不認識他也要眼巴巴的望着他笑。

這時洗衣的漸漸都回去了。小林在那河邊站了一會，忽然他在橋上了，一兩聲搗衣的聲響輕輕的送他到對岸壩上樹林裏去了。

壩上也很少行人，吱唔吱唔的蟬的聲音，正同樹葉子一樣，那麼密，把這小小一個人兒藏起來了。他一步一探的走，彷彿傾聽什麼，不，沒有聽，是往樹上看。

這樣他也不知道他走了多遠。

前面一匹黑狗，——小林止步了。他那裏會怕狗？然而實在有點怕，回了一回頭，——你看，儼然是走進了一條巷子！他一個人！

其實他已經快要穿過了這樹林，他的心立刻隨

開去了——

一邊也是河，河卻不緊擁着壩，中間隔了一片草地，一邊是滿坂的莊稼。

草地上有一位「奶奶」帶着一個小姑娘坐在那裏放牛。

她們望着小林哩，還低聲的講些什麼。小林看牛，好一匹黃牛，牠的背上集着一隻八哥兒。翻着翅膀跳。但他不敢下去，截然的一轉身，「回去。」回頭走不過十步——

「呀！」

擡起頭來稀罕一聲了。

一棵樹，不同那密林相連，獨立，就在道旁，滿樹纏的是金銀花。他真不知怎樣的高興，他最喜歡金銀花。

樹是高高的，但好像一個拐棍，近地的部分盤錯着，他爬得上去。他爬，一直到伸手恰夠那花藤，而藤子，只要捉住了，牽攏來一大串。一面牽藤子，一面又抹汗。

樹上的花不形得少了，依然黃的，白的，綠葉之中，古幹之周，小林的手上卻多得不可奈何，沿着頸圈兒掛。忽然他動也不動的坐住——

樹脚下是那放牛的小姑娘。

暫時間兩雙黑眼睛貓一般的相對。

下得樹來，理出一串花，伸到小姑娘面前——

「給你。」

「琴兒，謝謝。」

那位奶奶也走上壩來了。

「哥兒，——你姓程是不是？今年——十二歲了罷？喫過飯沒有呢？」

「我還沒有喫飯，放學回來我出來玩。」

「那麼到我們家裏去喫飯好不好呢？」

「你在那里呢？」

「那坂裏就是，——哈哈。」

小林的手已經給這位奶奶握住了。他本是那樣大方，無論什麼生人馬上可以成爲熟友。金銀花繞得他很好看，他簡直忘記了。

琴兒一手也牽祖母，那手是小林給她的花，兩人驚訝而偷偷的相覷。奶奶俯視着笑，朦朧的眼裏似乎又有淚……

這是兩個孤兒，而琴兒，母親也沒有了。

「同你的父親一般模樣，你那父親，當年總是……」
聽得見的卻是：

「哥兒，你叫什麼呢？」

「我叫程小林。」

「那麼，琴兒，叫小林哥哥，小林哥哥比你大兩歲
林哥哥，你叫琴子妹妹罷。」

「琴子妹妹。」

小林就這麼叫。立刻他又回轉頭去把草地上的牛望一

下——

「你的牛沒有人看哩。」

「不要緊的。」

琴子妹妹說。

這樣他們下坂走進那綠油油的一片稻田上一簇瓦屋。

上
篇

史家莊

小林每達到一個生地方，他的精神，同他的眼睛一樣，新鮮得現射一種光芒。無論這是一間茅棚，好比下鄉「做清明」，走進茶鋪休歇，他也不住的搜尋，一條板凳，一根煙管，甚至牛矢黏搭的土牆，都給他神祕的歡喜。現在這一座村莊，幾十步之外，望見白垛青牆，三面是大樹包圍，樹葉子那麼一層一層的綠，疑心有無限的故事藏在裏面，露出來

的高枝，更加對了鶴鷹的腳爪，陰森得攪人。瓦，墨一般的黑，仰對碧藍深空。

沒有提防，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好白的水光。團團的小葉也真有趣。芋頭，小林喫過，芋頭的葉子長大了他也看見過，而這，好像許許多多的孩子赤腳站在水裏。

迎面來了一個黑皮漢子，跟着的正是壩上遇見的那匹黑狗。漢子笑閉了眼睛，嘴巴卻張得那麼大。先開言的是牽他的奶奶：

「三陸叔，我們家來了新客。」

「哈哈，新客，這麼一個好新客」

「街上的小林哥兒。」

「小林哥兒？——金銀花，跑到我們壩上來插花？」

「我自己上樹掐的。」

「琴兒也是哥兒給的。」

「哈哈。」

那狗也表示牠的歡迎，尾巴只管搖。小林指着芋田問：

「這是喫的芋頭嗎？」

「是的，喫的芋頭，都是我栽的，——認得我三啞叔

嗎？」

三啞叔蹲下去對了他的眼睛看，又站起來，嘴巴還是張

得那麼大，奶奶囁耳他幾句話，他走了。走了他回頭望，忽然一聲喊，比一個手勢——

「奶奶，我在河裏摸了這麼長一條鱸魚哩。」

「那好極了，款待哥兒。」

這時小林站住，呆呆的望着這位奶奶。

奶奶也立刻站住，但她不能知道小林心上這陡起的念頭——

「奶奶，我的媽媽要尋我喫飯。」

到了小林說出口，奶奶笑哈哈的解釋他聽了，剛纔三啞是去牽牛，已經囑咐了他，叫他先進城去，到東門火神廟那

塊打聽姓程的，見了那家主母，說小林哥兒被史家莊的奶奶留住，晚上就打發人送回的。這原不是唐突的事，素來是相識，婦人家沒有來往罷了。

奶奶的笑裏又有淚哩，又牽着兩個孩子走。

繞一道石鋪的路，跨上台階，便是史家奶奶的大門。

井

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後街」。後街者，以別於市肆，在這里都是「住家人」，其不同乎鄉村，只不過沒有種田。有種園的。

從他家出來，繞一兩戶人家，是一塊坦。就在這坦的一隅，一口井。小林放學回來，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他連忙跑近去，取水在他是怎樣歡喜的事！替姐姐拉繩子。深深的，圓圓的水面，映出姊弟兩個，連姐姐的頭髮也看得清楚。姐姐暫時真在看，而他把吊桶使勁一撞——影子隨着水

搖個不住了。

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洗菜，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儘儘的望，一面還故意講話，逗引回聲。姐姐道：

「小林，我說問你——」

「問我什麼？」

他掉轉頭了。

「你把我的扇子畫得像什麼樣子！我又沒有叫你畫。」

「畫得不像嗎？」

「像——像一堆石頭！」

「我是畫石頭哩。真的，我是畫石頭。」

說着窘。姐姐笑了。

「人家都說我的父親會畫畫，我看父親畫的都是石頭，我也畫石頭。」

「你的石頭是這地下的石頭，不是畫上的石頭。」

「那麼——牠會把你的扇子壓破！」

笑着跑了。姐姐已經洗完了，他提了菜籃。

母親忖着他快要回來，在院子裏候他，見了他，卻道：

「怎麼今天放學放得早？」

「我怕的是飯沒有熟罷——放得早！」

姐姐也已經進來了。

「拿來媽媽看，姐姐說我的石頭是地下的石頭！——石頭不是地下的那還有天上的？」

「什麼石頭，這麼爭？」

「就是那扇子，他說他是學父親畫石頭。」

「畫石頭？這些畫我都藏起來了，你怎麼也翻見了？」

——不要學這，畫別的好畫。」

「先生告訴我，我的父親爲得畫石頭，跑到山上，跑到水邊，有時半夜也出去，看月亮底下的石頭。」

「是的，先生是告訴你要那麼用功讀書。」
母親說着給錢他叫他去買饅頭喫。他一口氣跑到城外去了。

一個莊家漢進門，自稱史家莊的長工，不消說，是意外的事。

史家莊離城有三里之遠。

「淘氣東西，跑那麼遠，那是你父親——」

正在喫飯，姐姐不覺停了筷子，端首對母親——母親知道的多。

「你父親的一個朋友，也多年亡故了，家裏一位奶奶還在。」

落日

太陽快要落山，小林動身回家。

說聲走，三陞拿進了小小的一根竹子，綠枝上插了許多紅花。

「哥兒，你說奇不奇，竹子開花。」

「不是開的，我知道，是把野花插上去的。」
但他已經從三陞的手上接去了。

「是我們莊上一個潑皮做的，我要他送哥兒。」

「替我謝謝。」

笑着對三啞鞠了一個躬。

至於他自己摺的金銀花，放在一個盤子裏養着，大家似乎都忘記了。

「三啞叔，你送哥兒過橋纔好哩。」史家奶奶說。

「那個自然，奶奶。」

大家一齊送出門，好些個孩子跑攏來看，從坂裏朝門口走是一個放牛的，騎在牛上。

騎牛在他又是怎樣好玩的事，望着三啞叔他也要騎牛

了。

「我把你的牛騎了走好嗎？」

「那好極了，有我不怕的。」

牛就在那階下稻草堆旁，三啞牽來，他就騎。

孩子們喝采，三啞牽牛繩，牛一脚一脚的踏，空中搖曳着竹枝花。

漸漸的走進了稻田，門口望得見的，三啞的蓬髮，牛尾巴不時掃過禾，小林則蠶子一般高出一切。

他們兩人是在講話。

「哥兒，我還沒有聽見你叫我哩，我自己叫自己，」

啞叔——」

「三啞叔。」

「哈哈。王家灣，老兒鋪，前後左右都曉得我三啞叔，三啞叔就是史家莊，史家莊就是三啞叔，——三啞叔也有他的老家哩，三啞叔！」

三啞叔忽然對誰發氣似的。

「你不是奶奶自家屋的人嗎？」

「不是，不是，我也不叫三啞，我是叫老三。」

「是的，這個名字不好，三啞叔——」

「哈哈，叫罷，就是三啞叔。三啞叔是個討米的哩，

哥兒，正是哥兒這麼大，討米討到奶奶門口，討米的有什麼話講？看見我只曉得喫飯，不說話，就說我是啞吧！」

小林豎着耳朵聽，三啞叔這樣的好人也討飯！立刻記起了他家隔壁「村廟」裏也有一個叫化子，回去要同姐姐商量，瞞着母親偷飯那叫化子喫。

他家隔壁確乎是一個村廟，這是可以做這個故事的考證材料的。

「哥兒——你看你這眼睛是多麼玲瓏！你怕我嗎？哈哈，不要怕，三啞叔現在不是討米的，是一個忠心的長工，除非我家奶奶百歲升天，三啞叔是不離開史家莊的。」

小林又有點奇怪，討米的怎麼又變到長工，他急於想問一問底細，舌頭在那里動，覺得這是不好開口的。總之三啞叔是再好沒有的一個人。

「三啞叔，今天你就在我家過夜好不好呢？我上街買好東西你喫。你喝酒不呢？」

「哈哈，我的哥兒，不，不，我送你過橋我就回來。」
「大會兒沒有言語，牛蹄子一下一下的踏得響。」

要上壩了，三啞叫他下來，上壩不好騎。

下得牛來，他一跑到壩上去了，平素習見得幾乎沒有看見的城圈兒，展在眼前異樣的新鮮。樹林滿被金光，不比

來時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蟬也更叫得熱鬧，疑心那叫的就是樹葉子。一輪落日，掛在城頭，祠堂，廟，南門，北門，最高的典當舖的涼亭，一一看得清楚。

「這牲口，我一吼牠就不走了，我把牠拴在樹上。哥兒，牠跟我有十幾年哩，奶奶留我放牛，二十五年共是三條。」

小林望着三陞。

「你先前到我家你怎麼會找到呢？那有緣鼎的是火神廟，廟後邊那房子就是的，——三陞叔，我說你還是一路到我家去。」

三陞笑着擺頭。

「你不去你就牽牛回去，我會過橋的，我總是一個人過橋玩。」

「那麼你走，我看你過去就是了。」

小林一手捏竹枝，石橋上慢慢的過去，過去了，回身，

三陞還站在這頭望他，笑閉了眼睛，小林只聽得見聲音——

「走，哥兒。」

洲

小林並沒有一直進城。

這里，我已經說過，小林的口裏叫「城外」，其實遠如西城的人也每每是這麼稱呼，提起來真是一個最親暱的所在。這原故，便因為一條河，差不多全城的婦女都來洗衣，橋北城牆根的洲上。這洲一直接到北門，青青草地橫着兩三條小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但開闢出來的，除了女人只有孩

子，孩子跟着母親或姐姐。生長在城裏而又嫁在城裏者，有她孩子的足跡，也就有她做母親的足跡。河本來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漲，不另外更退出了沙灘，搓衣的石頭擁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關於這河有一首小詩，一位青年人做的，給與我看：

小河的水，

昨夜我夢見我的愛人，

她叫我儘儘的走，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我的愛人照過她的黑髮，

溜過她的素手。

小林現在上學，母親不准他閑耍，前四五年，當着這樣天氣，這樣時分，母親洗衣，他就坐在草地玩。草是那麼青，頭上碧藍一片天，有的姑娘們輕輕的躲在他的背後，雙手去蒙住他的眼睛——

「你猜，猜不着我不放。」

這一說話，是叫他猜着了。

然而他最歡喜的是望那塔。

塔立在北城那邊，比城牆高得多多，相傳是當年大水，城裏的人統統湮死了，大慈大悲的觀世音用亂石堆成，（錯

亂之中卻又有一種特別的整齊，此刻同墨一般顏色，長了許多青苔，）站在高頭，超度並無罪過的童男女。觀世音見了那悽慘的景像，不覺流出一滴眼淚，就在承受這眼淚的石頭上，長起一棵樹，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

城牆外一切，塗上了淡淡的暮色，塔的尖端同千年矮獨放光霞，終於也漸漸暗了下去，烏雅一隻隻的飛來，小林異想天開了，一滴眼淚居然能長一棵樹，將來媽媽打他，他跑到這兒來哭，他的樹卻要萬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見，到了晚上，一顆顆的星不啻一朵朵的花哩。

今天來洗衣的是他的姐姐。

小林走過橋來，自然而然的朝洲上望。姐姐也已經伸起腰來在招手了。她是一面洗衣一面留意她的弟弟的。

小林趕忙跑去，那竹枝搖曳得甚是別致。

「小林，你真淘氣，怎麼跑那麼遠呢？」

接着不知道講什麼好了，彷彿是好久好久的一個分別。

而在小林的生活上，這一剎那也的確立了一大標桿，因為他心裏的話並不直率的講給姐姐聽了，這在以前是沒有的，倘若要他講，那是金銀花同「琴子妹妹」了。

「你是怎麼認識的呢？怎麼無原無故的一個人跑到人家裏去呢？」

「我在壩上玩，遇見的。那位奶奶，她說她明天上我家來玩。」

「哪——你趕快回去罷。媽媽在家裏望你哩。」

這時纔輪到他手上的花，好幾位姑娘都掉轉頭來看，

「小林，你這花真好。」

貓

喫過早飯，祖母上街去了，琴子跟着「燒火的」王媽在家。全個村裏靜悄悄的，村外稻田則點點的是人，響亮的相呼應。

是在客房裏，王媽紡線，琴子望着那窗外的枇杷同天竹。祖母平常談給她聽，天井裏的花台，樹，都是她父親一手經營的，她因此想，該是怎樣一個好父親，栽這樣的好

樹，一個的葉子那麼大，一個那麼小，結起果子來一個黃，一個紅，團團滿樹。太陽漸漸升到天頂去了，看得見的是一角青空，大葉小葉交映在粉牆，動也不動一動。這時節最吵人的是那許多雛雞，也都跑出去了，壩上壩下扒抓鬆土，只有可愛的花貓伏着由天井進來的門檻，腦殼向裏，看牠那眼睛，一線光芒，引得琴子去看牠。

「王媽，貓在夜裏也會看的，是不是？」

「是的，牠到夜裏眼睛格外放得大。」

「幾時我不睡，來看牠，——那怕有點嚇人，我看得見牠，牠看不見我。」

「說錯了，牠看得見你，你看不見牠。」

「不——」

琴子答不過來了，她本不錯，她的意思是，我們包在黑夜之中，同沒有一樣，而貓獨有眼睛在那里發亮。

「奶告訴我說她就回來，怎麼還不回來？」

「小林哥哥的媽媽是要留奶奶喫中飯的。」

「叫三啞叔去問問。」

「人家笑話你哩，——看小林哥哥，昨天一個人在我們這里玩了半天。」

琴子是從未離開祖母喫過一盞飯的，今天祖母說是到小

林哥哥家去，當時的歡喜都聚在小林哥哥家，彷彿去並不是祖母要離開她。

突然一偏頭，喜歡得笑了，「奶回來了，」立刻跑到堂屋裏去，堂屋同客房只隔一道壁。

是一個婆婆，卻不是她的祖母。

「唱命畫的進門，

喜鵲叫得好聽。」

「你又來唱命畫嗎？我奶不在家。」琴子惘然的說。

「奶奶不在家，

姑娘打發糯米粑，

我替姑娘唱一個好命畫。」

王媽媽也出來了——

「婆婆，好久沒有看見你呀。」

「媽媽，你好呀？這一響跑得遠，——姑娘長高了許多哩，可憐傷心，好姑娘，怪不得奶奶那麼疼。」

婆婆說着握一握琴子的手。琴子還沒有出世，她早已挾着她的畫包走進史家莊了。什麼地方她都到過，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姓，「唱命畫的，」大家就這麼稱呼着。琴子時常記起她那一包畫，一張張打開看纔好，然而要你抽了那一張，他纔給你看那一張。

「婆婆，你今天來得正好，——姑娘你抽一張罷。」

王媽叫琴子抽一張。琴子推了近去，她是要抽一張的。

婆婆展開畫——

「相公小姐聽我講

昔日有個趙顏郎——」

「趙顏求壽嗎？」王媽不等唱完高聲的問。

「是的，那是再好沒有的，你看，一個北斗星，一個南

斗星，——趙顏後來九十九歲，長壽。」

琴子暗地裏喜歡——

「我奶九十九歲。」

原來她是替她的祖母抽一張命畫。

婆婆接着唱下去。

不止一次，琴子要祖母抽一張命畫，祖母只是擺頭罷了，心裏引起了傷感，「孩子呵，我還抽什麼呢？」現在她是怎樣的歡喜，巴不得祖母即刻回來，告訴祖母聽。

史家奶奶這回上街，便是替兩個孩子做了「月老」，我們這個故事也纔有得寫了。

萬壽宮

到今日，我們如果走進那祠堂那一間屋子裏，（二十年來這里沒有人教書）可以看見那褪色的牆上許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跡。這真是一件有意義的發現，字體是那樣孩子氣，話句也是那樣孩子氣，叫你又是歡喜，又是惆悵，一瞬間你要喚起了兒時種種，立刻你又意識出來你是腳踏於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誰何的小小的靈魂了，也許你在路上天天碰

着他，而你無從認識，他也早已連夢也夢不見曾經留下這樣的塗抹勞你搜尋了。

請看，這里有名字，「程小林之水壺不要動」，這不是我們的主人公嗎？

同樣的字跡的，「初十散館」，「把二個銅子王毛兒」，「薛仁貴」，「萬壽宮丁丁響」，還有的單單寫着日月的序數。

是的，王毛兒，我們的街上的確還有一個買油果的王毛兒，大家都叫「王毛毛」了，因此我拜訪過他，從他直接間接的得了一些材料，我的故事有一部分應該致謝於他。

「萬壽宮丁鈴響」，這是小林時常談給他的姐姐聽的。

萬壽宮在祠堂隔壁，是城裏有名的古老的建築，除了麻雀，烏鴉，喫草的雞羊，只有孩子到。後層正中一座殿，牠的形式，小林比作李鐵拐戴的帽子，一角繫一個鈴，風吹鈴響，真叫小林愛。他那樣寫在牆上，不消說，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動也不敢動，鈴遠遠的響起來了。

冬天，萬壽宮連草也沒有了，風是特別起的，小林放了學一個人進來看鈴。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牠響。他並沒有出聲的，但他彷彿是對着全世界講話，不知道自己是在傾聽了。簷前烏鴉忒楞楞的飛，扇的矢

猶在地下響，他害怕了，探探的轉身，就心那兩旁房屋裏走出狐狸，大家都說這里是出狐狸的。

跨出了大門，望見街上有人走路，他的心穩住了，這時又注意那「天燈」。

凡屬僻靜的街角都有天燈的，黃昏時分聚着一大堆人談天，也都是女人同小孩。雖小林家的大門不遠有一盞，他在四五年前，跟着母親坐在門檻，小小的臉龐貼住母親的，眼睛馳到那高高的豆一般的火。他看見的萬壽宮門口的天燈，在白晝，然而他的時間已經是黃昏了，他所習見的自己門口的燈火，也移在這燈上，頭上還有太陽的唯一的證據，是他

並不怕，——夜間他一個人敢站在這樣的地方嗎？燈下坐着那狐狸精，完全如平素所聽說的，年青的女子，面孔非常白，低頭做鞋，她的鞋要與世上的人同數，天天有人出世，她也做得無窮盡，倘若你走近前去，她就拿出你的鞋來，要你穿着，那麼你再也不能離開她了……。

想到這里，小林又怕，眉毛一皺，——燈是沒有亮的，街上有人走路。

氣喘喘的回去見了姐姐——

「姐姐，打更的他怎麼不怕狐狸精呢？夜裏我聽了更響，總是把頭鑽到被窩裏，替他害怕。」

「你又在萬壽宮看鈴來嗎？」

姐姐很窘的說。母親是不許他一個人到這樣的地方的。

關學

連小林一起共是八個學生，有一個比小林大的名叫老四，一切事都以他兩人爲領袖。小林同老四已經讀到左傳了，三八日還要作文，還要聽講綱鑑，其餘的或讀「國文」，或讀四書，只有王毛兒是讀三字經。

一天，先生被一個老頭子邀出去了，——這個老頭子他們真是歡迎，一進門各人都關在心裏笑。先生剛剛跨出門

襠，他們的面孔不知不覺的碰在一塊，然而還不敢笑出聲，老四探起頭來向窗外一望，等到他戲臺上的花臉一般的連跳連嚷，小嚏囉纔喜得發癢，你搓我，我搓你。讀國文的數「菩薩」，讀四書的尋「之」字，罰款則同爲打巴掌。小林老四呢，正如先生替戲臺上寫的對子，「爲豪傑英雄吐氣」。

小林的英雄是楚霸王。先生正講到綱鑑上楚漢之爭。

他非常惋惜而且氣憤，所以今天先生的不在家，他並不像樣的感到不同。

「小林，我們一路到萬壽宮去捉羊好嗎？」老四忽然說。

小林沒聽見似的，說自己的話：

「學劍不成！」

「總是記得那句話。」

「我說他倘若把劍學好了，天下早歸了他。」

老四瞪着眼睛對小林看，他不懂得小林這話是怎麼講，卻又不敢開口，因為先生總是誇獎小林做文章會翻案。

「他同漢高祖挑戰，射漢高祖沒有射死，射到他的腳上，倘若他有小李廣花榮那樣高的本事，漢高祖不就死了嗎？」

老四倒得意起來了，他好容易比小林強這一回——

「學劍？這個劍不是那個箭，這是寶劍，——你不信你問先生。」

小林想，不錯的，寶劍，但他的心反而輕鬆了許多。這時他瞥見王毛兒坐在那里打瞌睡，連忙對老四搖手，叫老四不要作聲。

他是去拿筆的，拿了筆，輕輕的走到毛兒面前，朝毛兒的嘴上畫鬍子。

王毛兒睜開眼睛，許多人圍着他笑，他哭了，說他做一個夢。

「做夢嗎？做什麼夢呢？」

「爸爸打我。」

小林的高興統統失掉了，毛兒這麼可憐的樣子！大家還是笑，小林氣憤他們，碎着一個孩子道：

「你這個小蟲！回頭我告訴先生！」

「是你畫他鬍子哩！」

另外一個，拉住小林的袖子——

「是的，小林哥，他是不要臉的傢伙，輸了我五巴掌就跑。」

王毛兒看着他們嚷，不哭了，眼淚吊在鬍子旁邊，小林又拿手替他抹，抹成了一臉墨，自己的手上更是不用說的。

芭茅

先生還沒有回來，小林提議到「家家墳」摘芭茅做喇叭。

家家墳在南城脚下，由祠堂去，走城上，上東城下南城出去，不過一里。據說是明朝末年，流寇犯城，殺盡了全城的居民，事後聚葬在一塊，辨不出誰屬誰家，但家家都有，故名曰家家墳。墳頭立一大石碑，便題着那三個大字。兩旁

許許多多的小字，是建墳者留名。

墳地是一個圓形，周圍環植芭茅，芭茅與城牆之間，可以通過一乘車子的一條小徑，石頭鋪的，——這一直接到縣境內唯一的驛道，我記得我從外方回鄉的時候，坐在車上，遠遠望見城牆，雖然總是日暮，太陽就要落下了，心頭的歡喜，什麼清早也比不上。等到進了芭茅巷，車輪滾着石地，有如敲鼓，城牆聳立，我舉頭而看，伸手而摸，芭茅擦着我的衣袖，又好像說我忘記了牠，招引我，——是的，我那里會忘記牠呢，自從有芭茅以來，遠溯上去，凡曾經在這兒做過孩子的，誰不拿牠來捲喇叭？

這一羣孩子走進芭茅巷，雖然人多，心頭倒有點冷然，不過沒有說出口，只各人笑鬧突然停住了，眼光也彼此一瞥，因為他們的說話，笑，以及跑跳的聲音，彷彿有誰替他們限定着，留在巷子裏儘有餘音，正同頭上的一道青天一樣，深深的牽引人的心靈，說狹窄嗎，可是到今天纔覺得天是青的似的。同時芭茅也真綠，城牆上長的苔，叢叢的不知名的紫紅花，也都在那里啞着不動，——我寫了這麼多的字，他們是一瞬間的事，立刻在那石碑底下蹲着找名字了。

他們每達到了家家墳，首先是找名字。比如小林，找姓程的。不但眼巴巴的記認這名字，這名字儼然就是一個活

人，非常親稔，要說是自己的祖父纔好。姓程的碰巧有好幾個，所以小林格外得意；——家家墳裏他家有幾個了。他們以為那些名字是代表死人的，埋在家家墳裏的死人的。

小樓囉們連字也未見得都認識，甚者還沒有人解釋他聽，「家家墳」是什麼一個意義，也同「前街」「後街」一樣，這麼慣聽了的也就這麼說。至於這麼蹲在牠面前，是見了他們的兩位領袖那麼蹲，好玩。小林雖然被稱為會做翻案文章，會翻案未必會通，何況接着名字的最末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敬立，字跡已很是模糊，那年號又不是如銅錢上所習見

的，超過他們的智識範圍之外。老四也不能，而且也不及訂正，他同小林恰得其反，非常的頹唐，——找遍了也找不出與他同姓的！那麼家家墳缺少他一家了，比先生誇獎小林還失體面。以前也頹唐過幾回，然而說是到家家墳總是歡喜的，也總還是要找。

「啊，看那個的喇叭做得響！」

許許多多的腦殼當中，老四突然抽出他的來，擠得一兩個竟跌坐下去了。

大家都在墳坦裏，除了王毛兒，——他還跪在碑前，並不是看碑，他起先就沒有加到一夥的。

暫時間又好像沒有孩子在這裡，各人都不言不語的低頭捲自己的喇叭了。

小林坐在墳頭，——他最喜歡上到墳頭，比背着母親登城還覺得好玩。一面捲，一面用嘴來蘸，不時又偷着眼睛看地下的草，草是那麼吞着陽光綠，疑心牠在那里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仔細一看，這地方是多麼圓，而且相信牠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裏的瞳人一樣，他簡直以為這是一口塘了，——草本是那麼平平的，密密的，可以做成深淵的水面。兩邊一轉，芭茅森森的立住，好像許多寶劍，青青的天，就在尖頭。仰起頭來，又

有更高的遮不住的城壕——

「小林哥，墳頭上坐不得的，我燒我媽媽香，跑到我媽媽墳頭上玩，爸爸喝我下來。」

毛兒的話，出乎小林的意外，他是跪在那里望小林，貓一般的縮成了一團，小林望他，他笑，笑得更叫人可憐他，太陽照着墨污了的臉發汗。小林十分抱歉，他把毛兒畫得這個樣子！

「你媽媽在那里呢？」

「在好遠。」

「你記得你媽媽嗎？」

毛兒沒有答出來，一驚，接着哈哈大笑——
老四的喇叭首先響了。

獅子的影子

他們從家家墳轉頭，先生還沒有回。有幾個說回家去喫飯，老四不准，「人家煙窗裏不看見出煙哩。」先生臨走囑咐過他，「喫飯的時候，我如果沒有回，可以放學。」

大家氣喘喘的坐在門檻上乘涼。小林披着短褂，兩個膀子露了出來，頤口一句：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也。」

老四暗地裏又失悔，這一句好文章被小林用了去了，本於古文觀止上的黃州快哉亭記，曾經一路讀過的。

「姜太公在那里釣魚。」

一個是坐在地下，眼望簷前石頭雕的菩薩。大家也立刻起來，又蹲下去，一齊望，彷彿真在看釣魚，一聲不響的。

「你猜這邊的那個小孩子是什麼人？」

小林的話。

好幾個爭着說：

「國文上也有，也是挾一本書站在他媽媽面前，——孟子，是不是？」

「是的，這典故就叫做孟母斷機。」

老四倒不屑於羈在一起了，也掉轉眼睛看了一眼，終於還是注意姜太公。而王毛兒，跟着小林的「機」字霹靂一聲：

「拳頭一擗，打死一個雞！」

這一喊，大家的腦殼統統偏過來，笑得毛兒無所措手足了，幸而沒有掉出眼淚。然而他之所以那麼一喊，也實在是歡喜，今天早晨他讀到「除隋亂，創國基」，覺得非常有意思，雜在許多聲音當中高聲的唱：「拳頭一擗，打死一個雞！」（此地方音，拳頭的拳讀若除，擗與亂音近。）

這里乘涼，是再好沒有的。一個大院子，除了一條寬道，大麻石鋪的，從門口起成了字形伸出去，都是野花綠草，就在石頭縫裏也還是長了草的。一棵柏樹，周圍四五抱，在門口不遠，樹枝子直捱到粉牆，簷前那許多雕刻，有的也在蔭下。石地上影子簇簇，便遮着這一羣小人物。

毛兒在那里不得開交，小林突然雙手朝地上一撲，大家也因之轉變了方向了。小林是捉日頭，斑斑駁駁的日光，恰好他面前的一小叢草給照住了，疑心有人在什麼地方打鏡子。他是打鏡子的能手，常是把姐姐的鏡子拿到太陽地方向姐姐臉上打。擡頭，本是想透過樹頂望，而兩邊只管擺，那

光又正照住了他的眼睛。擺也擺不脫，大家好笑。等到他再低頭，一叢草分成了兩半圓，一半是陰的，現得分外綠。

「小林，快！快！那邊，蜻蜓！」

老四急促而又吞聲的喊他，喊他捕蜻蜓，一個大黃蜻蜒，集在他那邊草上，只要他朝前一探手，可以捕得夠。

「快！快！」

他循着老四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看見了，但他不動手。

「小林哥，快點！要飛了！」

他依然沒有動手，看——

「好大的黃眼睛！」

大家急的不得了，他接着且拍手，想試一試那眼睛看的是什麼，或者還逗出牠一聲叫來哩。

「這樣的東西總不叫！」

他很窘的不出聲的說。其時他這時是寂寞，不過他不知道這兩個字是在這場合，——不，「寂」「寞」他還不能連在一起，他所經驗的古人無有用過而留下他的心目。看這類動物，在他不動乎看老鼠或看虎，那時他充分的歡喜，歡喜隨着號笑傾倒出來了。而這，總有什麼餘剩着似的。

老四不耐煩，竄到前面去，蜻蜓卻也不讓他捉住，大家都悵望着牠的飛程，到了看不見，不期然而然的注意那兩個

燕子。

院子既大，天又無雲，燕子真足以牽引他們，漸漸飛得近，箭一般的幾乎是要互相擦過。

「好長的尾巴！」小林說。

「燕，候鳥也。」另外一個說。

「你說得來，講得來嗎？候鳥是怎麼講法呢？」小林問。

「小林，不要想，連忙說出來，燕子同雁那個是秋來春去，春去秋來？」老四說。

小林預備說，嘴一闔，笑起來了，果然一口氣說不清。

小嘍囉也都笑，看了小林的笑而笑。

「老四，你是喜歡春天還是喜歡秋天？」小林問。

首先答應的卻是王毛兒：

「我喜歡冷天，冷天下雪。」

出乎毛兒的意外，大家不再笑他，他立刻熱鬧了許多。

「我喜歡秋天，『八月初一雁門開』，我喜歡看雁。」

小林自己說。

「是的，我也喜歡看雁，雁會排字，『或成一字，或成

人字。』」另外一個說。

「你看見兩個字一齊排嗎？我看見的，那時我還沒有讀

書，就認得這兩個字。」小林說。

「雁教你認的！」老四嘲笑似的說。

「哈哈。」大家笑。

小林認識這兩個字，的確可以說是雁教的。六七歲的光景，他跟他的母親下河洗衣，坐在洲上，見了雁，喊母親看。一字形，母親說，「這是一字，」人字形，「這是人字。」母親還說雁可以帶信，他說「何不叫牠多排幾個呢？省得寫。」後來他同母親看戲，看到汾河灣，那扮薛丁山的同他差不多年紀，他問母親，「這麼一個小孩子，會射什麼呢？」母親的心裏已經是一陣陣傷痛，知道丁山將有怎樣的

運遇，輕輕答道，「射雁。」他頓時拉住母親的手，彷彿是母親打發那孩子去的，「雁那麼好的鳥，射牠做什麼呢？」有一回，母親衣洗完了，也坐下沙灘，替他繫鞋帶，遠遠兩排雁飛來，寫着很大的「人」在天上，深秋天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重的雲，淡淡的，他兩手撫着母親的髮，儘儘的望。

「老四，你喜歡放野火不呢？那也要到下半年。」小林又問。

「野火我放過好幾回，我到我外婆家，許多人一路上官山上玩，點起火來滿山紅。」

「官山上都是墳哩！」

「墳怕什麼呢？墳燒得還好玩些，高高低低的。」

「是的，去年，我記得，天已經黑了，我跟我的姐姐在城外玩，望見對面山上有火，我拉姐姐上城去看，那簡直比玩龍燈還好玩。」

說到這里，有一個又在那裏吹起喇叭來了。只有他的喇叭還裝在荷包裏，其餘的一到門口就扯散，葉子撒得滿地。

「這許多芭茅葉，不收起來，先生回來問哩。」老四說。

各人趕忙拾起。

「拿來我！」

小林斬截的一聲。芭茅都交給了他。他圍成一個球，四面望，——向獅子跑。

那里立着一對石獅子。

他把芭茅球塞在獅子口裏。

「哈哈」。

大家笑。

他看一看獅子的影子，——躺下去了，獅子的影子大過他的身子。

老四對大家搖手，叫不要笑，——他的意思是，讓小林一個人睡着，他們偷偷的回去。

「送牛」

今天小林要接到一匹牛兒，紫絳色的牛兒，頭上繫一個彩紅球。

照習慣，孩子初次臨門，無論是至戚或好友，都要打發一點什麼，最講究的是牛兒，名曰「送牛」。即如我，曾經有過一匹，是我的外婆打發我的，後來就賣給那替我養的莊家。小林那回走進史家莊，匆匆又回去了，史家奶奶天天

盤計在心，催促三啞看那一個村上有長得苗壯樣子好看的牛兒沒有。

剛好小林新從病愈，特地趁這日子送去賀喜他。

送牛的自然也是三啞，他打扮得格外不同，一頭蓬髮，不知在那里找得了一根紅線，束將起來。牽牛更擔一挑擔子，這擔子真別致，青蔑圓羅盛着二十四個大桃子。然而三啞的主意卻還在底下襯托着的稻草，他用了一下午的工夫從稻草堆上理出了這許多嫩黃草來，纔想到去買桃子。他這樣的心計，史家奶奶是明白的，見他赤着脚兜了桃子回來，說道：

「你也該洗腳了。」

他澀着腰，對奶奶的眼睛看，笑道：

「牛到哥兒家，兩天要停留罷，喫什麼起？我辦了許多草去。」

「是的。」

「挑草不好看，我挑一擔桃子去。」

「是的，謝謝三啞叔。」

牛兒進城，不消說，引起個個觀望。還沒有走過橋，滿河的杵聲冷落了下去，只見得循着河岸，婦人家，姑娘們，有的在竹篙子撐着的遮陽之下，都已經擡起身子了。是笑

呢，還是對了太陽——總之拿這時的河水來比她們的面容，是很合式的罷。

史家莊的長工，程小林的牛，知道的說，不知道的問。

三啞——他是怎樣的歡喜，一面走，一面總是笑，扁擔簡直是他的翅膀，飛。但他並不回看人，眼睛時而落在羅筐，時而又偻到牛兒那邊去。城門兩丈高，平素他最是留意，謔給那不惜上街的人聽，現在他擠進去了他也不覺得。

走過了火神廟，昂頭，正是那白白的門牆——

「三啞叔！」

「哈，哥兒。」

小林跳出來了，立刻放砲。他早已得了信竿子上掛了一吊砲等着。

三鹽喝了酒纔回去，預備一兩日後又來牽牛，牽到王家灣去，因為他買的時候也就代為約定了一個豢養的人家。

小林的院子裏有一棵石榴，牛兒就拴在石榴樹下。鄰近的孩子們三三五五的走進來，同小林要好的小林引到屋子裏去，看桃子，——二十四個大桃母親用了三個盤子盛着擺在堂屋正中懸掛的壽星面前。

「壽星老頭子手上有桃子，還要把我的桃子給他，讓我們像他一個罷。」

小林自己這麼說，別個自然沒有不樂意的。然而他的姐姐躲在背後瞞着他，他剛剛爬到几上，伸手，姐姐一聲——

「嚇，捉賊！」

小林回轉身來笑了——

「我要偷壽星老頭子手上的桃子。」

「那個桃子你偷，你只要動他的這個。」姐姐笑。

「怎麼是他的這個呢？是我的！」

「不管是你的是他的，你且偷那個桃子我看看。」

「畫的怎麼偷法呢？」

最小的一個孩子說。小林笑得跑來倒在姐姐懷裏了。

「我們還是去看牛兒。」孩子們說。

牛兒站在那里，動也不動一動。他們用盡種種法子逗牠。小林拿草伸到牠的口邊，牠也不以為這是主人，一樣的只看見牠的眼睛在表示，表示的什麼可說不清了。

有一個去拉牠的尾巴，他是名叫鐵牛的，用了那麼大的力，牛突然抱着樹碰跳跳了，嚇得大家退後好幾步，石榴的花葉也撒了一陣下來，撒到牛身上，好看極了。

然而大家氣憤——

「真是個鐵牛！」

鐵牛一溜煙跑了。

既，他也隨着叫一聲，起初是一驚，立刻喜得什麼似的，彷彿這纔放心。他午飯沒有喫，雖然被母親迫着在桌上坐了一口，一心守着牛喫不喫草。

姐姐提了水到院子裏來澆花，他說：

「我忘記了！三啞叔告訴我天黑的時候，把點水牛喝哩。」

姐姐笑道：

「你牽到河裏去喝。」

「好，我把牠牽到河裏去喝。」

說着去解繩子，但母親也已經走出來了——

「姐姐說得玩，你就當真的了，——舀一鉢水來牠喝。」

小林背着牛，就在牛的身旁，站住了。

「這時候城外人多極了，你牽到河裏去喝，要是人家問

你是那個送你的牛，你怎麼答應呢？」

「三啞叔送的。」

他斬截的說。媽媽姐姐都笑。

石榴樹做了一個大翅膀，牛兒掩護下去了，花花葉葉終

於也隱隱於模糊之中，——一定又都到小林的夢裏去出現

罷，正如一顆顆的星出現在天上。

「松樹腳下」

第二天小林自己牽了牛兒往史家莊去，下得壩來，知道要循那一條路走——「有人喊我哩。」掉頭向聲音之所自來了。是的，是史家奶奶。

他想不到這樣出乎意外的到了，並沒有聽清史家奶奶的話，遠遠的只管說——

「我媽媽叫我牽來的，牠一早起來就叫，哞哞的，又

不喫草，媽媽說，「今天你就自己牽去罷，牽到奶奶家去，交給三囉叔。」

史家奶奶不消說高興的了不得，小林來了，何況是病後。而小林，彷彿史家莊他來得太多，當他一面走路的時候一面就想，牽牛，這個理由充不充足？所以他的步子開得很慢，幾乎是畫之字，時時又盼一盼牛。牛兒大約也懂得這個意思，要下壩，兩個平排的，隨着綠野，站了一會。

自然，這因為史家莊現在在他的心上是怎樣一個地方。

奶奶走到他的面前來了——

「是的，牲口也怕生，來得好，——病都好了嗎？我看

長得很好。」

牽牛的繩子從小林的手上接過來，又說：

「來，跟我來，松樹腳下，琴子妹妹也在那里。」

琴子妹妹——小林望得見了。

「松樹腳下」，就在那頭的壩腳下，這壩叫，很明白，因了一棵松樹。

我們可以想像這棵松樹的古老，史家奶奶今年近七十歲，很年青的時候，便是這樣不待思索的聽大家說，「松樹腳下，」又說給別人聽，而且松樹同此刻也不見得有怎樣的不同，——牠從不能特別的惹起史家奶奶的留意。還有，去

看那碑銘，——這裏我得聲明，松樹脚下是史家莊的墳地，有一塊碑，叫琴子來稱呼要稱高祖的，碑銘是死者自撰，已經提到松樹，借了李白的兩句：

總咕啼青松

安見此樹老

如果從遠處望，松樹也並不看見，牠曲而不高，同許多樹合成一個綠林，於稻田之中很容易識別。我們以下壩進莊的大路爲標準，未盡的壩直繞到屋後，在路左，墳地正而是路，走在路上，墳，頗多的，纔不爲樹所遮掩。

不是琴子，小林見了松樹要爬上去，——不是小林，琴

子也要稀奇牛兒今天又回來了。

總之羞澀——還是歡喜呢？完全佔據了這兩個小人物。

「琴兒，你看，小林哥哥把牛牽到這裏來了。」

「我不曉得那替我象的人他家在那里。」

「是的，一會兒我叫三啞叔牽去，——坐下歇一歇。」

小林就坐下墳前草地。琴子本來是坐着的。

「琴兒，問小林哥哥好。」

「小林哥哥好。」

小林笑着謝了一下。

史家奶奶讓牛在一旁，推近兩個孩子坐。

「那是松樹嗎？松樹怎麼這麼盤了又盤？」

琴子好笑，盤了又盤就不是松樹！但她不答。奶奶道：

「你沒有見過這麼的松樹嗎？」

「在我父親的畫帖上見過，我以為那只是畫的。」

「畫的多是有的。」

奶奶說着不覺心傷了。慢慢又說：

「今天是琴子媽的忌日，纔燒了香，林兒，你也上前去

作一作揖。」

小林伸起腰來，預備前去，突然眉毛一揚，問：

「那一個墳是呢？」

真的，那一個墳是呢？老年人到底有點模糊。

「這個。」

琴子指點與他。

說聲作揖，小林簡直喜歡得很，跪下去，一揖，想起了

什麼似的又一掉頭——

「奶奶，是不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那個罪字。」

他的樣子實在好笑，琴子忍不住真笑了。奶奶摸不着頭腦。

他是問忌日的忌，——「忌日」對於他是一個新名詞。

「啊，不是，是百無禁忌的忌。」

小林又想，「忌日，什麼叫做忌日？是不是就是生日？」
他卻不再問了，連忙爬起來，喝一聲牛兒，牛兒踏近一個墳的高頭。

習字

史家奶奶留他多住幾天再回去，而且他在這裏做起先生來了。

奶奶說：

「你就教琴子讀書。」

琴子好久沒有讀書，莊上的家塾她不喜歡去。小林教她，自然是綽然有餘的。

琴子先在客房裏，小林走進去——

「奶奶叫我教你讀書。」

琴子不理會似的，心裏是非常之喜。

小林笑：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哈哈。」

史家奶奶從外笑。

「你們笑我，我不讀！」

這把小林嚇了一跳，他此時已經坐下了椅子，面前一個方桌，完全是先生模樣。

「不是笑你。」輕輕的望着琴子說。

「我喜歡習字。」

「好，我寫一個印本，你照我的寫。」

什麼「印本」呢？上大人，不稀罕；百家族，姓趙的偏偏放在第一，他也不高興。想起了一個好的，連忙對琴子道：

「你磨墨！」

琴子磨了墨，他又道：

「你把眼睛閉住。」

「不——你塗墨我臉上！」

「你真糊塗！塗墨你臉上那怎麼好看呢？我替你寫一個好印本，要寫起了纔讓你看。」

「我不看，你寫。」

小林寫的是：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樓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琴子看——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

有。」說一個手點一個。

小林又瞥見壁上的一橫幅小畫，仿照那畫的款式在紙的末端添這幾個小字：

程小林寫意

琴子看着道：

「這是做什麼呢？」

「我的名字。」

「我的印本怎麼寫你的名字呢？要寫學生史琴子用心端正習字。」

他還要在空縫裏寫，一個「我」字，指着叫琴子認。

「這個字也不認得？我字。」

「我再寫一個。」

說他再寫一個，寫了一筆卻不寫了，對了琴子看。連忙又寫，寫了一個「你」字，寫得非常小，像一個小螞蟻。

「寫這麼小。」

琴子說他寫這麼小。

於是又很快的寫得一個，一個「愛」字，寫起了又一筆塗了，羞得臉都紅了。

「你把我的印本塗壞了。」

琴子惘然的說。

這時奶奶走進來了，拿起印本看，忍不住笑——

「這四句改成畫，那纔真是一個通先生。」

小林也站起來，眼巴巴的望那一朵墨，看那字塗沒有塗掉。

「琴子，你在學裏讀什麼書呢？」

「讀大學。」

「大學讀到什麼地方呢？」

「一本書只剩了幾葉，我讀到那幾個難字就沒有讀下去。」

「難字——我猜得着，龍蟲蛟龍是不是？」

「這幾個字真難，我們從前也是一樣，——你倘若講得小，你還怕哩，龍鬚蛟龍，嚇得死人的東西！」

「是的，我見了那字就害怕。」

「可是我有一回做文章，說天地是多麼大，多麼長久，了這里幾句，日月星辰，天覆地載，載華嶽而不重，振河嶽而不洩，得了先生許多圈圈。」

「琴子莫名其妙，史家奶奶，當小林流水一般的說，望着

「孩子呵——」

聲音很低，接着又沒有別的。慢慢的叫兩人出去玩，

……

「今天就這樣放學罷，出去涼快。」

花

燈下，自己躺着打滾，別人圍着走，談故事自然更好，——這大概孩子們都是喜歡的罷。

小林現在便是在這個歡喜之下。

只可惜三噓跑去睡覺去了，史家奶奶又老是坐在椅子上栽瞌睡。還有琴子，但她不說話，靠着燈紮紙船。

小林望天花板，望粉牆，望琴子散了的頭髮。

「哈哈，你看！」

「看什麼？」琴子掉過頭來問。

小林伸了指頭在那裏指，琴子的影子。

「呀，我怕。」

「你自己的影子也怕？」

影子比她自己大得多多。

琴子彷彿今天纔看見影子似的，看，漸漸覺得好玩，伸手，把船也映出來，比起自己算是一個老鼠。

「你坐在你的船上，你會沈到水裏去！」

這時他也映在牆上了，一站站起來了。

「你笑牠也笑。」

琴子看着小林的影子說。

「我哭牠也哭。」

他又裝一個哭臉。奶奶突然睜開眼，慌忙着「句——

「唔，哭什麼？好好的玩。」

「哈哈哈，我們是在這里玩哩。」

奶奶又栽了下去。

「你看奶奶的影子，——奶奶的白辮子同你的黑辮子」
樣是黑的。」

「你真是胡叫，要我的纔叫辮子。」

琴子看着奶奶的白髮，惘然的說。

「你走開，我替你掉一個，看你認不認得。」

琴子就掉到燈的那邊去了，一看牆上沒有她，拍手一叫道：

「不見了。」

「你看那邊牆上。」

「你真掉了，比先前小得多哩。」

「哈哈，——你到這里來，我再替你掉一個。」

他叫琴子到他的面前來，他站在燈面前。琴子道：

「我不玩，我要睏，——你當我真不知道，你把燈擋住

了，我那里還有影子呢？」

一面說，一面拿手揩眼睛，要睏。

「我同你說正經話，昨天夜裏我聽見雞叫，今天我不睡，聽聽那一個雞先叫。」

「雞叫，雞天天夜裏叫。」

「在我家裏總沒有聽見。」

「夜裏還有夜火蟲，你在你家看見嗎？我們坂裏非常之多。」

「夜火蟲，我們常常捉夜火蟲玩哩。」

「還有一樣東西，別個看不見，牠也能夠亮，——你猜

是什麼東西？」

小林使勁的答：

「鬼火！」

琴子又怕了，兩手一振。

「不要嚇我，——我是說貓，貓的眼睛。」

「我看花也是夜裏亮的。」

「你又哄我，花怎麼會亮呢？」

「真的，不是哄你，我家的玫瑰花，頭一天晚上我看牠，還是一個綠苞苞，第二天清早，牠全紅了，不是夜裏紅的嗎？所以我說花也是夜裏亮的。不過我們睡覺去了，不知

道。」

「我們不睡覺，也看他不見。」

「牠總紅了。」

但無論如何是不能服琴子之心的。

「今天我真不睡，這許多東西都不睡覺。」

「你不睡，你就坐在這里，叫影子陪——」

琴子話沒有說完，瓦上貓打架，連小林也怕起來了。

史家奶奶醒了，擡頭見了兩個小人兒面面相覷。

「送路燈」

小林只不過那麼說，他不睡覺，然而在睡覺之前，又跑到大門口玩了一趟。鄰近村上一個人家送路燈，要經過史家莊壩上，他同琴子拉着奶奶引他們去。

「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後一個晚上哩，明天沒有了。」琴子這麼說。

「送路燈」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連三天晚上，

所有你的親戚朋友都提着燈籠來，然後一人裹一白頭巾——穿「孝衣」那就現得你更闊綽，點起燈籠排成隊伍走，走到你所屬的那「村」的村廟，燒了香，回頭鳴酒而散。這所謂「村」，當然不是村莊之村，而是村廟之簡稱，沿用了來，即在街上，也是一樣叫法。村廟是不是專為這而設，我不得而知，但每數村或數條街公共有一個，那是的確的。

倘若死者是小孩，隨時自然可來吊問，卻用不着晚上提燈籠來，因為小孩彷彿是飛了去，不「投村」。

那麼，送路燈的用意無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村廟其實就是土地廟。何以要投土地廟？史家奶奶這樣解釋小林聽：土地神等於地保，死者離開這邊而到那邊去，首先要向他登記一下。

「死了還要自己寫自己的名字，那是多麼可憐的事！」小林說。

但三啞前天也告訴了琴子，同史家奶奶說的又不同。琴子道：

「三啞叔說是，死人，漆黑的，叫他往那里走起？所以他到村廟裏歇一歇，叫土地菩薩引他去。」

「我怕他是捨不得死，到村廟裏躲一躲！哈哈。——那

土地菩薩，一大堆白鬍子，廟又不像別的廟，同你們的牛欄那麼大，裏面住的有叫化子，我一個人總不敢進去。」

史家奶奶預備喝小林，說他不該那麼說，而琴子連忙一句：

「你到村廟裏去過嗎？」

說的時候面孔湊近小林，很奇怪似的。

奶奶的聲音很大——

「不要胡說。」

「真的，奶奶，我家隔壁就是一個村廟，我時常邀許多人進去玩，打鐘，我喜歡打鐘玩。」

琴子更奇怪，街上也有村廟！

「我那個村廟裏那個叫化子，住了好幾年。」

「他不害怕嗎？」

「害怕又有什麼辦法？自己沒有房子住，只好同鬼住！」

說得琴子害怕起來了。

「噯喲，人死了真可憐，投村！倘若兩個熟人一天死了倒好，一路進去，——兩人見面該不哭罷？」

他說着自己問自己。忽然擡頭問奶奶——

「奶奶，叫化子死了怎麼投村呢？他家裏不也有一個村

廟嗎？他又住在這個廟裏。」

這叫史家奶奶不好答覆了。他們已經走出了大門，望見壩上的燈，小林喝采：

「啊呀！」

史家莊出來看的不只他們三人，都在那里說話。在小林，不但說話人的面孔看不見，聲音也生疏得很，偏了一偏頭，又向壩上望。

這真可以說是隔岸觀火，坂裏雖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來，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一個大湖，也不過如此罷？螢火滿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時而一條條的彷彿是金蛇

遠遠出現，是燈籠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沒有聲響，除了蛙叫。那邊大隊的人，不是打仗的兵要銜枚，自然也同這邊一樣免不了說話，但不聽見，同在一邊的，說幾句，在夜裏也不能算是什麼。

其實是心裏知道一人提一燈籠，看得見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燈，是比螢火大的光，沿着一條線動，——說是一條線，不對，點點的光而高下不齊。不消說，提燈者有大人，有小孩，有高的，也有矮的。

這樣的送路燈，小林是初見，使得他不則聲。他還有點怕，當那燈光走得近，偶然現一現提燈者的腳在那里動，同

時也看得見白衣的一角。他簡直想起了鬼，鬼沒有頭！他在自己街上看送路燈，是多麼熱鬧的事，大半的人他都認識，提着燈籠望他笑，他呼他們的名字，有他的孩子朋友雜在裏面算是一員，跑出隊，揚燈籠他看，談笑一陣再走。然而他此時只是不自覺的心中添了這麼一個分別，依然是望着一點點的光慢慢移動，沿一定的方向，——一定，自然不是就他來說，他要燈動到那里，纔是走到了那里。

「完了！沒有了！」

最後他望着黑暗，悵然的說。

「到樹林那邊去了。」琴子說。

許許多多的火聚成了一個光，照出了樹林，照出了綠坡，坡上小小一個白廟，——不照牠，牠也在這塊，翠子想告訴小林的正是如此。

瞳 人

小林睜開眼睛，窗外射進了紅日頭，又是一天的清早。昨夜的事，遠遠的，但他知道是昨夜。

只有琴子還在那一個牀上睡着，奶奶早已起來上園摘菜去了。

琴子的辮子蓬得什麼似的，一眼就看見。昨天上牀的時候，他明明的看了她，那里是這樣？除了這一個蓬鬆的辮

子，他沒看得見她一雙赤脚，一直赤到膝頭。

琴子偏向裏邊睡，那邊是牆。

小林坐起來，揩一揩眼淚。倘若在家裏，那怕是他的姐姐，他一定翻下牀，去抓她的脚板，或者在膝頭上畫字。現在，他的心是無量的大，既沒有一個分明的界，似乎又空空空的，——誰能在牠上面畫出一點說這是小林此刻意念之界限呢？

琴子的辯子是一個祕密之林，牽起他一切，而他又管不住這一切。

「琴子你醒來！」他彷彿是這樣說。琴子如果立刻醒來

了，而且是他叫醒的，恐怕他兀的一聲哭罷，因為琴子的一睜眼會在他的心上落定了。

什麼地方郭公鳥兒叫，「郭公郭公！郭公郭公！」這一叫倒叫醒了他，不，簡直救了他，使得他說，「讓你一個人睡，我到河裏去看郭公。」他剛剛翻到牀下，記起昨夜裏他還做了一個夢，自言自語道：「我還做了一個夢！」這時琴子一掉掉過身來了，眼睛是半睜開的。

「起來，我告訴你聽，昨夜我做了一個夢。」

琴子慢慢一句：

「清早起來就說夢，喫飯我砸了碗，怪你！」

「我不信那些話，在我家裏，一做了夢，起來就告訴我的姐姐，總沒有見她碰過碗。」

小林是夢見「活無常」。活無常，雖是他同他的同學們談話的好材料，而昨夜의 夢見當是因了瞥見送路燈的白衣。活無常是穿白衣的，面孔也塗得粉白，眉毛則較之我們平常人格外黑。映在小林的腦裏最深的，還不是城隍廟東嶽廟的活無常，那雖然更大，卻不白的多，是古舊的，甚且有蜘蛛在他高高的紙帽上做網。七月半「放猖」，人扮的活無常，真白，脚登草鞋，所以跟着大家走路他別無聲響，——小林因此想到他也不說話。是的，不准他說話。

據說真的活無常，倘若在夜裏碰見了，可以抱他。他貌異而心則善，因為他前世是一個孝子，抱他要他把路上的石子秤作金子。不知怎的，小林時常覺得他要碰見活無常，一動念儼然是已經碰見了，在城外的洲上。何以必在城外的洲上？這可很難說。大概洲上於他最熟，他所住的世界裏又是一個最空曠的地方，容易出鬼。至於秤石作金，則每每是等到意識出來了，他並沒有碰見活無常，纔記起。

他告訴琴子他夢見活無常，正是洲上碰見活無常的一個夢。

分明是夢，說是夜裏，活無常卻依然那麼白，白得他害

怕。不見天，不見地，真是夜的模樣，而這夜連活無常的眉毛也不能遮住，幾乎愈是漆黑，活無常愈是白得近來，眉毛也愈在白臉當中黑。同樣，自己在洲上走，彷彿人人可以看得見。不過到底是夜裏，不看見有人。尤其古怪的，當他釘眼望活無常的眉毛的時候——活無常是想說話罷，也就在這時猛然知道是做了一個夢。

小林唧唧咕咕的說，把琴子的眼睛說得那麼大。琴子一聽到活無常三個字，聯想到的是秤石作金，小林的夢裏沒有提到，她也慢慢的隨着眼睛的張大而忘卻了。

「這麼一個夢。」

她惘然的說。起初說小林不該一早起來說夢，夢說完了又覺得完得太快似的。此時她已經從被褥上頭移坐在牀沿，雙腳吊着。

小林站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腳，他簡直想她去過河玩。她拿手揩眼矢，他擡頭道：

「哭什麼呢？」

琴子知道是說來玩的，笑了。

「你這樣看我做什麼？」

「我看你的瞳人。」

其實除非更湊近琴子的眼睛跟前，瞳人是看不見的。

碑

太陽遠在西方，小林一個人曠野上走。

「這是什麼地方呢？」

眼睛在那里轉，吐出這幾個聲音。

他本是記起了琴子昨天晚上的話，偷偷的來找村廟，村廟沒有看見，來到這麼一個地方。

這雖然平平的，差不多一眼望不見盡頭，地位卻最高，

他是走上了那斜坡纔不意的收不住眼睛，而且暫時的立定了，——倘若從那一頭來，也是一樣，要上一個坡。一條白路長長而直，一個大原分成了兩半，小林自然而然的走在中間，草上微風吹。

此刻別無行人，——也許坡下各有人，或者來，或者剛剛去，走的正是這條路，但小林不能看見，以他來分路之左右，是可以的。

那麼西方是路左，一層一層的低下去，連太陽也不見得比他高幾多。他彷彿是一眼把這一塊大天地吞進去了，一點也不留連，——真的，吞進去了，將來多讀幾句書會在古人

口中吐出，這正是一些唐詩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邊樹若齊」。然則留連於路之右嗎？是的，看了又看，不掉頭，無數的山，山上又有許多的大石頭。

其實山何曾是陡然而起？他一路而來，觸目皆是。他也不是今天纔看見，他知道這都叫做牛背山，平素在城上望見的，正是這個，不但望見牛背山上的野火，清早起來更望見過牛背山的日出。所以他這樣看，恐怕還是那邊的空曠使得他看罷，空曠上的太陽也在內。石頭倒的確是特別的大，而且黑！石頭怎麼是黑的？又不是畫的……這一遲疑，滿山的石頭都看出來了，都是黑的。樹枝子也是黑的。山的綠，樹

葉子的綠，那自然是不能生問題。山頂的頂上有一個石頭，惟牠最高哩，捶了天，——上面什麼動？一隻鶴鷹！一動，飛在石頭之上了，不，飛在天之間，打圈子。青青的天是遠在山之上，黑的鶴鷹，黑的石頭，都在其間。

一剎間隨山爲界偌大一片沒有了那黑而高飛的東西了，石頭又與天相接。

鶴鷹是飛到山的那邊去了，他默默的相信。

「山上也有路！」

是說山之窪處一條小路。可見他沒有見過山上的路，而一見知其爲路。到底是山上的路，彷彿是動上去，並不是路

上有人，路蜿蜒得很，忽而這兒出現，忽而又在那兒，事實上又從山脚出現到山頂。這路要到那里纔走？他問。自然只問一問就算了。然而他是何等的想上去走一走！此時倘若有人問他，做什麼人最好，他一定毫不躊躇的答應是上這條路的人了。他設想桃花灣正是這山的那邊，他有一個遠房親戚住在桃花灣，母親說是一個山脚下。他可以到桃花灣，他可以走這條路。但他又明白這僅僅是一個設想似的，不怎樣用力的想。

他沒有想到立刻上去——是何故？我只能推測的說是有這麼一個事實暗示着，太陽在那邊，是要與夜相近，不等他

上到高頭，或者正上到高頭，昏黑會襲在他的頭上。

總之青山之上一條白道，要他仰止了。至於他是走在綠野當中大路上，簡直忘卻，——也真是被忘卻，他的一切相知，無論是大人或小孩，誰能平白的添進此時這樣的一個小林呢？倘若頃刻之間有人一路攀談，談話的當兒也許早已離開了這地方罷。

但是，一個人，一掉頭，如落深坑，那邊的山又使得這邊的空曠更加空曠了，山上有路，空曠上有太陽。

依然慢慢的開步子，望前面，路還長得很哩，他幾乎要哭了，窘——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突然停住了，遠遠路旁好像一隻——不，是立着的什麼碑。

多麼可喜的發現，他跑。

見了碑很賄不起似的——不是說不好看，一塊麻石頭，是看了碑上的四個大字：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誰也會念，時常到他家來的一個癩頭尼姑見了他的母親總是念。

他又有一點稀奇——

「就是這麼『阿彌陀佛』。」
聽慣了而今天纔知道是這麼寫。

石碑在他的心上，正如在這地方一樣，總算有了一個東西，兩手把着碑頭，看不起的字也儘儘的看。到了擡頭，想到回去，他可怕了，對面坡上，剛纔他望是很遠，現在離碑比他所從來的那一方近得多，走來一個和尚。

他頓時想起了昨夜的夢，怪不得做了那麼一個夢！

雖然是一天的近晚，究竟是白天，和尚的走來隨着和尚的袍子的擴大填實了他，那里還用得着相信真的是一個人來了？

未開言，和尚望他笑，他覺得他喜歡這個和尚。

最有趣的，和尚走近碑，正面而立，念一聲阿彌陀佛，合什，深深的鞠一個躬，道袍撒在路上，拖到草邊。

「小孩，你在這裡做什麼？」

「師父，你對這石頭作揖做什麼呢？」

兩人的問差不多是同時。

「這石頭——」

和尚不往下說了。這是所以鎮壓鬼的。相傳此地白晝出鬼。

他又問：

「這一齊叫做什麼地方呢？」

「這地方嗎？——你是從那里來的？」

「我從史家莊來。」

「那麼你怎不知道這地方呢？這叫做放馬場。」

放馬場，小林放眼向這放馬場問了。一聽這三個字，他喚起了一匹一匹的白馬。

馬到這里來喫草倒實在好，然而很明白，這只是一個地名，馬在縣裏同駱駝一樣少，很小很小的時候他只在衙門口的馬房裏見過幾匹。

他是怎樣的悵惘，真叫他念馬。

「小孩，你頭上盡是汗。」

和尚拿他的袍袖替他扇。

「從前總一定放過的。」他暗地裏說，以爲從前這裏總一定放過馬的了。著者因此也想翻一翻縣誌，可惜手下無有，不知那里是否有一個說明？

「你回去嗎？我們兩人一路走。」

「師父往那里去呢？」

「我就在關帝廟，離史家莊不遠，——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找了一半天村廟沒有找到。」

和尚好笑，這個孩子不會說話。

一句一句的談，和尚知道了底細。村廟就在關帝廟之側，不錯，樹林過去，如琴子所說，小林卻也恰恰爲樹林所誤了，另外一個樹林過去，到放馬場。

兩個人慢慢與碑相遠。

「師父，關公的刀後來又找着了，——我起初讀到關公殺了的時候，很著急，他的馬也不喫草死了，他的青龍偃月刀落到什麼人手上去了呢？」

突然來這麼一問，——問出來雖是突然，腦子裏卻不斷的糾纏了一過，我們也很容易找出他的線索，關帝廟，於是而關公，關公的刀，和尚又是關公廟裏的和尚。

和尚此刻的心事小林也猜不出呵，和尚曾經是一個戲子，會扮趙匡胤，會扮關雲長，最後流落這關帝廟做和尚，在廟裏便時常望着關公的通紅的臉發笑，至今「靠菩薩喫飯」已經是十幾年了。

「你倒把三國演義記得熟，——青龍偃月刀曾經落到我手上，你信嗎？」和尚笑。

這個反而叫他不肯再說話了。和尚也不說下去。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陣雲，遮得放馬場一步步的小，漸漸整個的擺在後面。

一到斜坡，他一口氣跑下去。

跑下了而又掉頭站住，和尙還正在下坡。
山是看得見的，太陽也依然在那塊，比來時自然更要低

些。

下
篇

「第一的哭處」

在讀者的眼前，這同以前所寫的只隔着一葉的空白，這個空白實代表了十年的光陰。

小林——已經不是「程小林之水壺」那個小林了，是走了幾千里路又回到這「第一的哭處」。這五個字也是借他自己的，我曾經兌得的他的信札，有一封信，早年他寫給他的姐姐，這樣稱呼生地。人生下地是哭的。

其實他現在的名字也不是小林，好在這沒有關係，讀者既然與「小林」熟了，依然用牠。

他到了些什麼地方，生活怎樣，我們也並不是一無所知，但這個故事不必牽扯太多，從應該講的講起。我也曾起了一個好奇心，想知道他為什麼忽然跑回這鄉下來，因為他的學業似乎是中途而廢了。這個其說不一。其實都是說話的人自己為主，好比一班賭博朋友，僥倖他是一位「公子王孫」，有財喜可尋，說他是丟了書不念，一夜輸光了，逃回來。當然不足置信。然而我也折衷不出一個合理的說法，等待將來能夠得到可靠的證明。

「且聽下回分解」

小林在回家以前兩三年，也時常接到琴子的信。擺在面前的，是今日之字，所捉得住的則無論如何是昔日之人，一個小姑娘！這其間便增了無限的有趣，設想一旦碰見了……於是乎笑。

然而那一天從外方回來以後第一次從史家莊回來，一路之上，他簡直感到一個「晚間的來客」了，覺得世上的事情

都「奇」得很！其歡喜，真不是執筆的人所能爲力了。我一語道破事實罷——

「我也會見了細竹，她叫我，我簡直不認識。」這就是事實，他一進門告訴他的母親的話。

細竹——對於讀者也唐突！她是什麼一個人呢？這是很容易答覆的，有了那一個「她」字已經答覆了一半，在小林的記憶裏是熱得忘記了的一個「小東西」，而一天之內，她竟在他的瞳孔裏長大了，多麼好看的一個大姑娘。

這個小東西真是與琴子相依爲命，寢食常在一塊，不相識的人看來要以爲是姊妹，其實不過是同族。她比琴子小兩

歲，那時小兩歲便有那樣的差別，就是，同一個男孩子沒有差別，以致於小林抹殺了她。

讀者將問，「請說小林同琴子的會見罷。」他們倆的會見只費一轉眼，而這一轉眼儼然是一「點睛」，點在各人久已畫在心上的一條龍，龍到這時纔真活了，再飛了也不要緊。

寫到這里我只好套一句老話——

「且聽下回分解。」

燈

小林的歸來，正當春天。螻蛄不知春秋，春天對於他們或者沒有用處，除此以外誰不說春光好呢？然而要說出小林的史家莊的春天，卻實在是一件難事。幸而我還留下了他的一點點故事在前，——跟着時光退得遠了罷，草只是綠，花只是香，牠，從何而聞得着見得着呢？不然，天地之間倒底曾經有過牠，牠簡直不知在那里造化了此刻的史家莊！

何況人物裏添了細竹。比如她最愛破口一聲笑，笑完了本應該就了事，一個人的聲音算得什麼？在小林則有瀰滿於大空之概，遠遠的池岸一棵柳樹都與這一笑有關係。

他能像史家莊的放牛的孩子一樣連屋背後的草皮被人挖了一鋤也認得出嗎？自然是不能，史家莊還有許多好玩的地方他沒有到過，就是琴子與細竹兩人間有趣的生活，他喝的也不過是東海的一滴。但這無損於他的春天的美滿，——反似乎更是美滿得古怪！

接着浮上我的心頭的，是史家莊的一個晚上。史家奶奶已經睡了，細竹跟着琴子在另一間房裏，她突然想到要去看

鬼火。看鬼火是三月三的事，今天還是二月二十六，她說，「三月三有鬼火，今天我不信就沒有，去！」琴子答應她，她趕忙點燈籠。琴子問：

「你做什麼？」

「纔答應我去，又問我做什麼？」

「我問你這是做什麼？」指着燈籠對她笑。

「不要亮怎麼行呢？」

「看鬼火要亮？人家當你是一個鬼火哩！」

不要燈籠把奶奶的拐杖拄着走。

並不用走得遠，打開後園的門，下壩河岸上就是看鬼火

的最好地方，三月三少不了有許多人來看。河在面前是不成問題的，有牠而不看牠，看也看不見，一直朝極東邊望，倘若鬼火一定在那里，那里盡是野墳。

細竹首先跨出門，首先看見今夜是這麼黑，——然而也就這樣在看不見之中拉回頭了。

最使得她耐不住的，是話要到房裏纔能破口說。燈光又照見了她們的面孔，同時她也頓足一聲：

「琴姐，你說我淘氣，你倒真有點淘氣！出去了爲什麼又轉來呢？」

「那麼漆黑的，你看怎麼走得下去！」

鬼火沒有看，柺杖倒丟在園裏。是琴子拿着，關門的時候隨手放下了。

「不要生氣，我們再去。」琴子笑。

「去——去屙尿匯覺！」

「真的，奶奶的柺杖我忘了帶進來，再一路去拿。」

琴子端了洋燈，走，細竹跟在後面。

出房小小的天井，燈光慢慢移動，細竹不覺很清新，看

那洞黑裏白白的牆漸漸展出。牆高而促，仰頭望——一個壁

虎正突見！

「琴姐！」

琴子走到了由天井進到另一間房的門框之下，探轉頭，——燈掉到那一邊去了，壁虎又入於陰黑。

此時粉白的牆算是最白，除外只有她們兩人的面孔。細竹的頭髮更特別現得黑而亂散，琴子拿燈直對她。

「來，站在那里做什麼呢？」

她依然面着黑黑的一角不動。

「你來看！」

琴子舉燈，依着那方向望，——燈光與眼光一齊落定壁角畫的紅山茶。

「這是我不如你，你還留心了這一朵花。」琴子頓時也

很歡喜，輕輕的說。

「我那里是叫你看這花呢？」

倒是琴子引起她來看這花了。等她再記起壁虎，琴子又轉身走進了兩步，把她也留在燈光以外。

「我見了一條蛇，你不看！」搶上前去說。

「你又在見鬼。」

「真的，一條蛇匍在牆上，你不信你拿燈去照。」

「我拿燈去照——我要到園裏去照花你看。」

「不但是蛇，而且是虎，回頭你再看看。」

「你不用打謎兒，我猜得着。『階前虎心善』，真是老

虎也嚇不了我。」

「嚇不了你，我寫一個虎字就嚇得你壞！大膽剛纔就不該轉來。」

說着進了園，兩人一時都不則一聲，——面前真是花！「照花你看」，琴子不過是見了壁上的花隨便說來添趣，手上一盞燈那里還格外留心去記住呢？燈——就能見花，一點也不容你停留！白日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剛纔不正擦衣而過嗎？及至此刻，則頗用得着驚心動魄四個字。

但這到底是平常不過的事，琴子一心又去拿拐杖，舉燈照。細竹道：

「桃花真算得樹，單有牠高些。」

她雖也朝園門那里走，而偏頭看。只有桃花最紅，確也最高，還沒有幾多的葉子，暗空裏真是欲燃模樣。其餘的綠葉當中開花，花不易見。

琴子拿起了拐杖。

「你看，幾大的工夫就露濕了。」

「奶奶的拐杖見太陽多，怕只今天纔見露水。」

「你這話叫人傷心。」

說的時候兩人腦殼湊在一塊。花徑很窄，琴子遞燈細竹，叫她先走。

琴子果然也注意桃花，進屋還得關一個小門，並不砰然一關，沈思的望，不禁憶起兒時聽小林說，花在夜裏紅了，我們不曉得。

日記

她們兩人走進房來，燈放在桌上解衣睡覺。

琴子已經上了牀，不過沒有躺下去，披衣坐。細竹襪子也脫好了，忽然又拖着鞋竄到桌子面前，把燈扭得一亮。

「你又發什麼瘋？」

細竹並不答，坐下去，一手灣在懷裏抱住衣服，——鈕釦都解散了，一手伸到那里動水瓶。

「我來寫一個日記，把今夜我們兩人的事都寫下來，等程小林來叫他看。」

「我不管，受了涼就不要怪我。」琴子說，簡直不拿眼睛去理會她。

「你這楊柳倒是替我摘來寫字的。」

小小一條柳枝，黃昏時候，兩人在河邊玩，琴子特地摘回插在瓶裏。她並不真是拿楊柳來寫字，是用牠蘸水磨墨，一面蘸，一面注視着硯池笑，覺得很好玩。

「你磨墨，我替你做了一句。」琴子轉過頭來望她一望，見她一言不發，故意打動她。

「真的嗎？」

「寒壁畫花開。」

「這是庾信的一句詩，那里是你做的？——我正在想那壁上的花，這真算得一句。」

「你只會替人家磨墨。」

琴子這句話是雙關，因為她會寫字，過年寫春聯，細竹把莊上許多人家的紙都拿來要她寫，自己告奮勇磨墨。

「我也跟你一路胡鬧起來了，——你不再睡，我就喊奶奶。」

琴子動手要吹燈，細竹纔上牀。但兩人還是對坐而談。

「我捨不得那一碗池好墨，——觀世音的淨水磨的！」
這又是笑琴子。琴子從小在鎮上看賽會，有一套故事是觀音灑淨，就引起了很大的歡喜。今天摘楊柳回來，還寫了這麼兩行：

一葉楊柳便是天下之春

南無觀世音的淨瓶

「可惜此刻還沒有到放饑口的時候，不然就把南無觀世音的淨瓶端上臺。」細竹又說。

「這有什麼可笑呢？那我纔真有點喜歡，教孩子們都來兜一兜我的楊柳水，——我可不要你來！」

這是還細竹一禮。七月半莊上放饊口，豎起一座高臺，臺上放一張桌子，桌子中間有一碗清水，和尙拿楊柳枝子向臺前灑，孩子們都兜起衣來，爭着沾一滴以爲甘露。就在去年，細竹也還是搶上前去兜，惹得大家笑。

「我們真是十八扯，一夜過了春秋！」
琴子又說，伸腰到桌子跟前吹熄了燈。

她們自己是面而不見，史家莊的春之夜卻不因此更要黑，當燈光照着她們刺刺不住，也不能從那里看出一點亮來。自然，天上的星除外。

棕 欄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細竹唱。未唱之先，彷彿河洲上的白鷺要飛的時候展一展翅膀，已經高高的伸一伸^手，手告訴她要醒了。這個比方是對的。不過倘若問細竹自己，她一定不肯承認，因為她時常在河邊看見鸞鷖，那是多麼寬曠的青天；碧水，白沙之間，他們睡覺的地方只是小小一間房子。她卻沒有想一想，她的

手是那麽隨興的朝上一伸，伸的時候何曾留心到她是在家裏睡覺？更何曾記得頭上有一個屋頂，屋頂之外纔是青天？如果同夏天一樣，屋子裏睡得熱又跑到天井外竹榻上去睡，清早醒來睜開眼睛就是青天，那纔真覺得天上地下好不局促哩。

坐起來，看見琴子也睜開了眼睛，道：

「我怕你還在睡哩。」

琴子不但聽見烏啼，更聽了細竹唱，她醒得很早，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便知她早已在春朝的顏色與聲音之中了。她的眼睛是多麼清澈，有如桃花潭的水，聲響是沒有聲響，

而桃花不能躲避牠的紅。

「那是那一位，這麼早就下了河？」細竹聽了河邊有人在那里搗衣，說。

「你這麼時候醒來說這麼時候早，——倘若聽見的是雞叫，雞也叫得太早哩！」

細竹穿了衣走了。不過一會的工夫又走進來。她打開圍門到外面望了一望。

「趕快起來梳頭，好晴的天！」說着在那里解頭髮。

「六月天好，起來不用穿得衣服。」琴子穿衣，說。

「穿衣服還在其次，我喜歡大家都到壩上樹腳下梳頭。」

「你還沒有在樹脚下梳過頭，去年你在城裏過一個夏天，前年還是我替你打辮子。」

「我記得，你們坐在那里梳，我就想起了戲臺上的鬼，大家都把頭髮那麼披下來。」

「今年我來看你這個鬼！」

「我並不是罵人。現在我倒還有點討厭我的頭髮，奈牠不何，小孩子的時候，巴不得辮子一下就長大，跟你們一路做鬼。我記得，我坐着看你們梳，想天上突然起一陣風，把你們的頭髮吹亂了牠，或者下一陣雨也好。」

「下雨倒真下過，大概就是去年，天很熱，我起得很

早，沒有太陽，四房的二嫂子端了一乘竹榻先在那里梳，我也去，頭髮剛剛解散，下雨。」

「可惜我不在家，——那你不真要散了頭髮走回嗎？」

「雨不大，樹葉子又是那麼密，不漏雨。」

「小孩子想的事格外印得深，就是現在我這總彷彿壩上許多樹都是爲我們梳頭栽的，並想不到六月天到那里乘涼，只想要到那里梳頭。」

「哈哈。」

琴子突然笑。

「你又想起了什麼，這麼笑？」

「你一句話提醒我一個好名字，我們平常說話不是叫頭髮叫頭髮林嗎？——」

「我曉得，我曉得，真好！我們就稱那樹林曰頭髮林。」細竹連忙說。

「我說出來了你就『曉得』！」

她們此刻梳頭是對着房內那後窗，靠窗放了一張桌子，窗外有一個長方形的小院，兩棵棕櫚樹站在桌上可以探手得到。院牆那邊就是河壩，棕櫚樹一半露在牆外。

小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見過琴子細竹到「頭髮林」裏披髮，只見了兩次她們披髮於棕櫚樹之前。他曾對細竹說：

「你們的窗子內也應該長草，因為你們的頭髮拖得快要近地。」細竹笑他，說她們當不起他這樣的崇拜。他更說：「我幾時引你們到高山上去掛髮，教你們的頭髮成了人間的瀑布。」湊巧細竹那時同琴子爲一件事爭了好久，答道：「那我可要怒髮衝天！」小林說得這麼豪放，或許是高歌以當泣罷。有時他一個人走在壩上，儘儘的望那棕櫚樹不做聲，好像是想：棕櫚樹的葉子應該這樣綠！還有，院牆有一日怕要如山崩地裂！——琴子與細竹的多少言語牠不應該迸一個總回響嗎？院牆到底是石頭，不能因了她們的話而點頭。

細竹是先梳，所以也先拿鏡子照，兩個鏡子，一個舉在

髮後，一個，自然在前，又用來照那鏡子裏的頭髮。

「你看，這里也是一個頭髮林。」

琴子知道她是指鏡子裏而返照出來的棕櫚樹。

這時場上走着一個放牛的孩子，孩子騎在牛背。牛踏沙地響，他們兩人沒有聽見，但忽然都擡頭，因為棕櫚樹颯然

一響——

那孩子順手把樹搖了一搖。

細竹只略爲一驚，琴子的頭髮則正在扭成一綹，一時又都散了。細竹反而笑，她立刻跑出去，看是誰搖她們的樹。

沙灘

站在史家莊的田坂當中望史家莊，史家莊是一個「青」莊。三面都是壩，壩脚下竹林這一簇，那裏一簇。樹則沿壩有，屋背後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說，除了踏出來的路只見牠在那里綠。站在史家莊的壩上，史家莊被水包住了，而這水並不是一樣的寬闊，也並不處處是靠着壩流。每家有一個後門上壩，在這裡河流最深，河與壩間一帶

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盡是垂楊。迤西，河漸寬，草地連着沙灘，一架木橋，到王家灣，到老兒鋪，史家莊的女人洗衣都在此。

天氣好極了，喫了早飯，琴子下河洗衣。

琴子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什麼人也喜歡她。小林常說她「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雖是笑話，卻是真心的評語。沙灘上有不少的孩子在那里「揀河殼」，見了他們的琴姐，圍攏來，要替琴姐提衣籃。琴子笑道：

「你們去揀你們的河殼，回頭來都數給我，一個河殼一個錢。」

「姐姐替我們紮一個風箏！」

他們望見遠遠的天上有風箏。

「紮風箏，你要什麼樣的風箏呢？」

「紮一個蜈蚣到天上飛。」一個孩子說。

「蜈蚣紮起來太大，你們放不了，——就是你們許多——

齊拉着線也拉不住牠。」

翠子說着，一眼看盡了他們。

「姐姐說紮什麼就是什麼。」

「我替你們紮一個蝴蝶。」

「就是蝴蝶！蝴蝶放得高高的，同真蝴蝶一樣。」

一個孩子說：

「姐姐，你——你前回替我繫的球，昨天——昨天——昨天天黑的時候，我——我們在稻場上拍，我拍得那麼高，拍得天上飛的蝙蝠中間去了！」

「哈哈，一口氣說這麼長。」

這孩子有點口吃，他以為是了不得的事，一句一句的對琴子說，其餘的居然也一時都不作聲讓他說。

琴子來得比較晚，等她洗完了衣，別的洗衣的都回去了，剩下她一個人坐在沙上。她是脫了鞋坐在沙上曬，——剛纔沒有留心給水濺濕了，而且坐着望望，覺得也很是新

鮮。那頭沙上她看見了一個鸞鷲，——並不能說是看見，她知道是一個鸞鷲。沙白得炫目，天與水也無一不是炫目，要她那樣心境平和，纔辨得出沙上是有東西在那里動。她想，此時此地真是鸞鷲之場，什麼人的詩把鸞鷲用「靜」字來形容，確也是對，不過似乎還沒有說盡她的心意，——這也就是說沒有說盡鸞鷲。靜物很多，鶴鷹也最靜不過，鸞鷲與鶴鷹是怎樣的不能說在一起！鶴鷹棲巖石，鸞鷲則踏步於這樣的平沙。她聽得沙響，有人來，掉頭，是紫雲閣的老尼姑。她本是雙手抱住膝頭，連忙穿鞋。老尼姑對她打招呼：

「姑娘，你在這里洗衣呵。」

「是的。師父過河嗎？」

「是的，我纔在姑娘家來，現在到王家灣去——這是你家奶奶打發我的米。」

尼姑說着把裝米的布袋與手拄的棍子放下來，坐下去。

「曖啲，我也歇一歇。」

「師父該在我家多坐一坐，喝茶，有工夫就喫了午飯再去。」

「是的，我坐了好大一會，奶奶泡了炒米我喫，——此刻就要去。我喜歡同姑娘坐坐談談。」

琴子看了老尼的棍子橫在沙上，起一種虔敬之感。

「姑娘呵，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打到了十八層地獄，——
比如這個棍子，就好比是一個討米棍。」

這越發叫琴子有一點肅然。

「師父不要這樣說。」

這個尼姑無論見了什麼人，尤其是年青的姑娘，總是述說她的一套故事，紫雲閣附近的村莊差不多沒有人不曉得這套故事，然而她還是說。她請琴子有工夫到她廟裏去玩玩，
接着道：

「我們修行人當中也有好人——」

「聽這句，琴子知道了，但也虔敬的去聽——」

「從前有兩個老人在一個庵裏修行。原來只有老道姑一個人，一天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漢來進香，進了香，他討茶喝，他接了茶，坐在菩薩面前喝，坐在拜席上喝，——姑娘，修行人總要熱心熱腸纔好，我們廟裏，進香的問我討茶，沒有茶我也要重新去燒一點茶。」

歇了一會，問「問琴子的意見似的。」

「是的。」琴子點一點頭。

「他坐在拜席上喝。他歎氣。好心腸的道姑問他還要不要茶，他不要。他說，『真星不惱白日，真心是松柏長青，世上惟有真字好。』道姑問他，『香客，你心裏有什麼事呢？』

我看你的樣子心裏有什麼事。」姑娘，他就告訴好心腸的道姑，說他心裏有事，說他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三天，走到這深山裏來，他朝山拜廟，到了許多許多地方。」

說到許多許多四個字，伸手到沙上握住棍子，彷彿這樣可以表示許多。倘若是莊上的別一個姑娘，一定一口氣替尼姑把下文都說了，琴子還是聽——

「他說他年青的時候生得體面，娶一個醜媳婦，他不要他的媳婦，媳婦真心愛他，一日自己逃走了，讓丈夫另外娶一個體面的。現在他七十多歲，那里還講體面二字，他只念他從前的『真心』，他有數不盡的懺悔。」

說到這裡也知道加重起語勢了，說那老道姑就是那老漢的「真心」，他們兩人接着是如何的哭，兩個老人從此一處修行。琴子倒忽略了老尼的用力，只不自覺的把那習聽了的結果幻成爲一幕，有山，有廳堂，廳堂之內老人，老道姑……

尼姑說完也就算了，並沒有絲毫意思問這套故事好不好。琴子慢慢的開言：

「師父還是回我家去喝茶，喫了飯再到王家灣去。」

「不，你家奶奶剛纔也留了又留，——回頭再來。」

但也還不立刻起來，兩人暫時的望着河，河水如可喝，

翠子一定上前去捧一掌敬奉老尼。

老尼拄着棍，背着袋，一步一探的走過了橋，翠子提衣籃回家。

楊柳

小林來到史家莊過清明。明天就是清明節。

太陽快要落山，史家莊好多人在河岸「打楊柳」，拿回去明天掛在門口。人漸漸走了，一人至少拿去了一枝，而楊柳還是那樣蓬勃。史家莊的楊柳大概都頗有了歲數。牠失掉了什麼呢？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樣，失掉了一陣又一陣歡喜的呼喊，那是越發現得高，這越發現得綠，彷彿用了無數精神

盡量綠出來。這時倘若陡然生風，楊柳一齊抖擻，一點也不叫人奇怪，奇怪倒在牠這樣啞着綠。小林在樹下是作如是想。

但這里的聲音是無息或停，——河不在那里流嗎？而小林確是追尋聲音，追尋史家莊人們的呼喊，向天上，向楊柳。不過這也只在人們剛剛離開了的當兒。草地上還有小人兒，小人兒圍着細竹姐姐。

他們信也能這樣默默的立住，把他們的姐姐圍在中間坐！其實這不足奇，他們是怎樣的巴不得「柳球」立刻捏在手上，說話既然不是拿眼睛來說，當然沒有話說。

打楊柳，孩子們於各爲着各家要打一個大枝而且要葉子多以外，便是紮柳球。長長的嫩條，剝開一點皮，儘朝那尖頭擄，結果一個綠球繫在白條之上。不知怎的，柳球總是歸做姑娘的紮，不獨史家莊爲然。

中間隔了幾棵楊柳，彼此都是在楊柳蔭下。楊柳一絲絲的遮得細竹——這裏遮了她，那里更綴滿了她一身，小林也看得見。孩子們你一枝我一枝堆在細竹姐姐的懷裏，鞋子上有，肩膀上也有！卻還沒有那樣大膽，敢於放到姐姐的髮上，放到髮上會蒙住了眼睛，細竹姐姐是容易動怒的，動了怒不替他們紮。

「你們索性不要說話呵。」小林一心在那里畫畫，惟恐有聲音不能收入他的畫圖。他想細竹搔一搔頭，她的眼睛他看不見……

「哈哈，這是我的！」

「我的！」

不但是說，而且是叫。然而細竹確也搔了頭。

「不要吵！歸我給。」細竹拂一拂披上前來的頭髮，說。

一聲命令，果然都不作聲，等候第二個。柳球已經捏在手上的，慢慢走過來，儘他的手朝高上舉。不消說，舉到什

麼地方，他的眼睛跟到什麼地方。就是還在圍住細竹的那幾個，也一時都不看細竹手上的，逐空中的。

「鏘鏘鏘，鏘，鏘鏘！」舉球的用他的嘴做鑼鼓。

「小林先生，好不好？」又對小林說。

「好得很，——讓我捏一捏。」

小林也儘他的兩手朝上一伸。

「哈哈，舉得好高！」

小林先生沒有答話，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裏只有楊柳球，——除了楊柳球眼睛之上雖還有天空，他沒有看，也就可以說沒有映進來。小林先生的楊柳球透了露水，但他自

己也不覺得，——他也不覺得他笑。小林先生的眼睛如果說話，便是：

「小人兒呵，我是高高的舉起你們細竹姐姐的靈魂！」

小林終於是一個空手，而白條綠球舞動了這一個樹林，同時聲音也佈滿了。最後繫的是一個大枝，球有好幾個，舉起來彈動不住。因此又使得先得者失望，大家都丟開自己的不看，單看這一個。草地上又冷靜了許多。這一層細竹是不能留心得到，——她還在那裏坐着沒有起身，對小林笑：

「楊柳把我累壞了。」

「最後的一個你不該繫。」小林也笑。

「那個纜繫得最好——」

細竹說着見孩子們一齊跑了，捏那大枝的跑在先，其餘的跟着跑。

「哈哈，你看！」

細竹指着叫小林看，一個一個的球彈動得很好看。

「就因爲一個最好，惹得他們跑，他們都是追那個孩子。」

「是呀，——那個我該自己留着，另外再繫一個他！」

「上帝創造萬物，本也就不平均。」小林笑。

「你不要說笑話。他們爭着吵起來了，真是我的不

是，——我去看一看。」

細竹一躍跑了。

「草色青青送馬蹄。」

小林望着她的後影信口一唱。

「你不要罵人！」

細竹又掉轉頭來，說他罵人。隨又笑了，又跑。

小林這時纔想一想這一句詩是講馬的，依然望着她的後

影答：

「在詩國裏那里會有這些分別呢？」

細竹把他一個人留在河上。

寂寞真是上帝加於人的一個最利害的刑罰。然而上帝要赦免你也很容易，有時只須一個脚步。小林望見三啞擔了水桶下河來挑水，用了很響亮的聲音道：

「三啞叔，剛纔這里很好玩。」

「是的，清明時節我史家莊是熱鬧的，——哥兒街上也打楊柳嗎？」

「一樣的打，我從小就喜歡打楊柳。」

「哈哈。」

三啞笑。小林「從小」這兩個字，掘開了三啞無限的寶藏，現在頂天立地的小林哥兒站在他面前，那小小的小林似

乎也離開他不遠。小林，他自然懂得他的三啞叔之所以歡喜。

「三啞叔，你笑我現在長得這麼大了？」

「哈——」

三啞不給一個分明的回答，他覺得那樣是唐突。

「明天大家到松樹腳下燒香，哥兒也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去。」

三啞漸漸走近了河岸。

「哥兒，這兩棵楊柳是我栽的。哥兒當初到史家莊來的

時候，——哥兒怕不記得，牠大概不過栽了一兩年。」

三啞說，沿樹根一直望到樹杪，望到樹杪擔着水桶站住了，儘望，嘴張得那麼大，彷彿要數一數到底有幾多葉子。

「記得記得。」小林連忙答。

小林突然感到可哀，三啞叔還是三啞叔，同當年並沒有什麼分別！他記起他第一次看見三啞叔，三啞叔就是張那麼大的嘴。在他所最有關係的人當中，他想，——史家奶奶也還是那樣！

其實，確切的說，最沒有分別的只是春天，春天無今昔。我們不能把這里栽了一棵樹那里伐了一棵樹歸到春天的

改變。

那兩棵楊柳之間就是取水的地方，河岸在這里有青石砌成的幾步階級。

三啞取水。小林說：

「我住在史家莊要百歲長壽，喝三啞叔這樣的好水！」

「哈哈哈。」

「三啞叔栽的楊柳的露水我一定也從河水當中喝了。」

「哈哈哈。」

三啞這一笑，依然是因為小林第一句，第二句他還沒有

聽清白。

黃昏

三啞挑完了水，小林一個人還在河上。

他真應該感謝他的三啞叔。他此刻沈在深思裏，游於這黃昏的美之中，——當細竹去了，三啞未來，他是怎樣的無著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謝，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時間推移是一樣，推移了而並不向你打一個招呼。

頭上的楊柳，一絲絲下掛的楊柳——雖然是頭上，到底

是在樹上呵，但黃昏是這麼靜，靜彷彿做了船，乘上這船什麼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簡直是塞楊柳而喝。

「你無須乎再待明天的朝陽，那樣你緣得是一棵樹。」的確的，這樣的楊柳不只是一棵樹，花和尙的力量也不能從黃昏裏單把牠拔得走，除非一隻筆一掃，——這是說「夜」。

「叫牠什麼一種顏色？」

他想一口說定這個顏色。可是，立刻爲之悵然，要跳出眼睛來問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與楊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走過樹行，上視到天，真是一個極好的天氣的黃昏的天。望着天笑起來了，記起今天早晨細竹厲聲對琴子說的話：「綠了你的眼睛！」這是一句成語，凡有人不知惡漢的利害，敢於惹他，他便這樣說，意思是：「我你也不看清楚！」細竹當然是張大其詞，因琴子無意的打了她一下。小林很以這話爲有趣，用了他的解釋。

但此刻他的眼睛裏不是綠字。

踱來踱去，又踱到樹下，又昂了頭——

「古人也曾說柳髮。」

這樣就算是滿足了，一眼低下了水。

「呀！」

幾條柳垂近了水面，這纔看見，——還沒有十分靠近，河水那麼流，不能叫柳絲動一動。

他轉向河的上流望，彷彿這一望河水要長高了這一個方寸，楊柳來擊水響。

天上現了幾顆星。河卻還不是那樣的闊，叫此岸已經看見彼岸的夜，河之外——如果真要畫牠，沙，樹，尙得算作黃昏裏的東西。山——對面是有山的，做了這個 *Horizon* 的極限，有意的望遠些，說看山……

看不見了。

想到怕看不見纔去看，看不見，山倒沒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否則舉頭一見遠遠的落在天地之間了罷。

「有多少地方，多少人物，與我同存在，而首先消滅於我？不，在我他們根本上就沒有存在過。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識，那怕畫圖上的相識，我的夢靈也會牽進他來組成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夢——可以只是一棵樹。」

是的，誰能指出這棵樹的分際呢？！

「沒有夢則是什麼一個光景？……」

這個使得他失了言詞，我們平常一個簡單的酣睡。

“……that vivid dreaming which makes the margin

of our deeper rest.”

念着英國的一位著作家的話。

「史家莊呵，我是怎樣的同你相識！」

奇怪，他的眼睛裏突然又是淚，——這個爲他遮住了是什麼時分哩。

這當然要叫做哭呵。沒有細竹，恐怕也就沒有這哭，

——這是可以說的。爲什麼呢？……

星光下這等於無有的晶瑩的點滴，不可測其深，是汪洋大海。

小林站在這海的當前卻不自小，他懷抱着。

「噯呀！」

這纔看見夜。

在他思念之中夜早已襲上了他。

望一望天——覺得太黑了。又笑，記起兩位朋友。一年前，正是這麼黑洞洞的晚，三人在一個果樹園裏走路，N說：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還是有着，——試來畫這麼一幅圖畫，無邊的黑而實是無量的色相。」

T 思索得很窘，說：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畫，苦於不可能。比如就花說，有

許多顏色的花我們還沒有見過，當你著手的時候，就未免忽略了這些顏色，你的顏色就有了缺欠。」

N 笑道：

「我們還不知道此時有多少狗叫。」

因為聽見狗叫。

「I 是一個小說家。」

燈籠

史家奶奶琴子兩人坐在燈下談天，盡是屬於傳說上的。這回的清明對於史家奶奶大大的不同了，歡歡喜喜的也說過節。原因自然是多了小林這一個客。老人，像史家奶奶這樣的老人，狂風怒濤行在大海，恐怕不如我們害怕；同我們一路祭奠死人，站在墳場之中——青草也堆成了波呵，則其眼睛看見的是什麼，決不是我們所能夠推測。往年，陪了琴子

細竹去上墳，回轉頭來，細竹常是埋怨琴子「不該吊眼淚，惹得奶奶幾乎要哭！」她實在的覺得奶奶這麼大的年紀不哭纔好。然而奶奶有時到底哭了一哭，她也哭而已，算是「大家傷心一場，」哭就同是傷心，吊眼淚就是哭，——本來，淚珠兒落了下來，那里還有白頭與少女的標記呢？但這都不是今年的話。今年連琴子也格外的壯觀起來了，「清明是人間的事，與大地原無關。」奶奶同她談，她恰用得着野心二字，——這在以前是決沒有的。

這時小林徘徊於河上，細竹也還在大門口沒有進來。燈點在屋子裏，要照見的倒不如說是四壁以外，因為琴子的眼

睛雖是牢牢的對住這一顆光，而她一忽兒站在楊柳樹底下，一忽兒又跑到屋對面的麥壠裏去了。這一些稔熟的地方，誰也不知誰是最瀰氣偏偏趕得上這一位姑娘的想像！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楊柳，端午插菖蒲，艾，中秋個個又要到塘裏折荷葉，——這都有來歷沒有？到處是不是一樣？」史家奶奶說。

「不曉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沒有離開燈火，——忽然她替史家莊唯一的一棵梅花開了一樹花！

這是一棵蠟梅，長在「東頭」一家的院子裏，花開的時候她喜歡去看。

這個新鮮的思想居然自成一幕，剛纔一個一個的出現的，都不知退避到那一角落裏去了。擡頭，很興奮的對奶奶道：

「過年有什麼可插呢？要插就只有梅花。但梅花太少。」

史家奶奶的眼睛閉住了，彷彿一時覺得燈光太強，而且同小孩子背書一般隨口這樣一聲：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話出了口，再也不聽見別的什麼了，眼睛還是閉着。這實在只等於打了一個呵欠，一點意思也沒有。而琴子，立時

目光炯然，望着老人，那一雙眼睛就真是瞎子的眼睛她也要牠重明似的，道：

「奶，過年家家貼對子，紅紙上寫的也就是些春風楊柳之類。」

「哈，我的孩子，——史家莊所有的春聯，都是你一人之心裁，虧你記得許多。」

「細竹倒也幫了許多忙。」

琴子笑。連忙又道：

「她跑到那里玩去了？還沒有回來。」

「小林也沒有回來哩，——他跑到那里去了？外面都是

漆黑的。」

沒有答話，靜得很。

燈光無助於祖母之愛，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來——

真是「隨風潛入夜」。

細竹回來了。步子是快的，慢開口，隨便的歌些什麼。

走進這屋子的門，站住，一眼之間，看了一看琴子，又看史家奶奶，但沒有停唱。

「小林哥哥那里去了呢？你看見他嗎？」史家奶奶問。

「他還沒有回來嗎？」

這個聲音太響，而且是那樣的一個神氣，碰出了所經過

的一切，史家奶奶同琴子不必再問而當知道！

「一定還在那里，我去看。」

琴子的樣子是一個 *statue*，——當然要如 *Hermione* 那樣的一個 *statue*，嵒候細竹說。這個深，卻不比小林的深難於推測，——她自己就分明的見到底。此後常有這樣的話在她心裏講：「我很覺得我自己的不平常處，我不膽大，但大膽的絕對的反而我又決不是，我的靈魂裏根本就無有畏縮的地位。人家笑我慈悲——這兩個字倒很像，可惜他們是一般婦人女子的意義。」想了這些些，思想的起原反而忘記了：對了小林她總有點退縮，——此其一。這個實在無道理，太平

常。不過世間還沒有那大的距離可以供愛去退縮。再者，她的愛裏何以時常飛來一個影子，恰如池塘裏飛鳥的影子？這簡直是一個不祥的東西——愛！這個影，如果刻出來，要她仔細認一認，應該像一個「妬」字，她纔怕哩。

聽完那句話，又好像好久沒有看見她的妹妹似的，而且笑——

「你看！」

自然沒有說出聲。

細竹就湊近她道：

「我們兩人一路去，他一定一個人還在河上。」

「你們不要去，我打燈籠去。」

史家奶奶說。

黑夜遊出了一個光——小林的思想也正是一個黑夜。

「小林兒！」

「奶奶嗎？嚶呀，不要下壩，我正預備回來。」

這些地方，史家奶奶就不打燈籠也不會失足的。光照——

處草綠——史家奶奶的白頭髮也格外照見。

清 明

松樹脚下都是陳死人，最新的也快二十年了，綠草與石碑，宛如出於一個畫家的手，彼此是互相生長。怕也要拿一幅古畫來相比纔合式。這是就看官所得的印象說話，若論實物的澹淡，雖同樣不能與時間無關係，一則要經剝蝕，一則過一個春天惟有加一春之色，——滄海桑田權且不管。

清明上墳，照例有這樣的秩序：男的，挑了「香擔」

盡一日之長，凡屬一族的死人所佔的一塊土都走到；女的就其最親者，與最近之處。這一天小林起得很早，看天，是一個陰天，但似不至有雨落。喫了早飯，他獨自沿史家莊的壩走，已望見東邊山上；四方樹林，冒煙。一片青山，不大分得出墳，這里那里的人看得見，因了穿的衣服。走到松樹腳下，翠子細竹坐在墳前，等候三盞點火。已經燒了好幾陣火過去了。他小的時候也跟他的族人一路徧走二十里路的遠近，有幾位好事者把那奠死人的醢肉，或者鯉魚，就香火燒喫。他當然要管一盞。那幾位現在都是死人了，有一個，與小林是兄弟輩，流落外方。

陰天，更爲松樹腳下生色，樹深草淺，但是一個綠。綠是一面鏡子，不知掛在什麼地方，當中兩位美人，比肩——小林首先洞見額下的眼睛，額上髮……

叫他站住了，彷彿霎時間面對了Eternity。淺草也格外意深，幫他洗默。

細竹對他點一點頭。這個招呼，應該是忙人行的，她不過兩手拄了草地閑坐。琴子微露笑貌，但眉毛，不是人生有一個哀字，沒有那樣的好看。

莫明其所以的境地，逝去的時光又來幫忙——他在這裏牽過牛兒！劈口問三啞道：

「三啞叔，我的牛兒還活在世上沒有？」

牛兒就在他的記憶裏喫草。

三啞正在點炮放。細竹接着響起來了——

「那里還是牛兒呢？耕田耨了幾十石！——你不信我就替你們放過牛。」

琴子暗地裏笑，又記起紅樓夢上的一個「你們」。

三啞站起身，拂一拂眼睛，答小林——

「哥兒應該得不少的租錢了。明天有工夫我引你到王家灣去看。前回細竹姑娘看見了，說是一匹好黃牛，牽到壩上喫草。」

站了一會，看他們三個坐地，又道：

「放了炮應該作揖了。」

小林笑：

「我是來玩的。」

細竹也對了三啞笑：

「你作揖，我們就這樣算了。」

小林慢慢的看些什麼？所見者小。眼睛沒有逃出圈子以外，而圈子內就只有那點淡淡的東西，——琴子的眉毛。所以，不著顏料之眉，實是使盡了這一個樹林。古今的山色且湊在一起哩！——真的，那一個不相干的黛字。那樣的眉毛

是否好看，他還不曉得，那些眼睛，因為是詩人寫的，卻一時都擠進他的眼睛了，就在那里作壁上觀，但不敢喝采。

「拿什麼畫得這樣呢？」

這句話就是脫口而出，琴子也決不會猜到自己頭上去，——或者猜畫松樹。

「你們這個地方我很喜歡。」

這是四顧而說。

細竹答道：

「黃梅時節，河裏發了山洪，坐在這裏，嘩喇嘩喇的，真是『如聽萬壑松』。」

「你真是異想天開。」

「什麼異想天開？我們實地聽過。五年以前我還騎松樹馬哩，——騎在馬上，綠林外是洪水。」

小林笑。又看一看琴子道：

「你怎麼一言不……」

樹上的黃鶯兒把他叫住了。望着聲音所自來的枝子，
是——

「畫眉。」

「這那里是畫眉呢？黃鶯兒也不認識！」細竹也擡頭望了樹枝說。

琴子開口道：

「回去罷。」

此時三啞已經先他們回去了。但琴子依然不像起身的樣子，坐得很踏實。

小林又看墳。

「誰能平白的砌出這樣的花臺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不但此也，地面沒有墳，我兒時的生活簡直要成了一大塊空白，我記得我非常喜歡上到墳頭上玩。我沒有登過幾多的高山，墳對於我確同山一樣是大地的景致。」

「你到那邊路上去看，那里就有一個景致。」琴子說。

小林凜然了。他剛纔經過那一座墳而來，一個中年婦人，當是新婦，蓬頭垢面墳前哭，墳是一堆土。

「墳放在路旁，頗有嘲弄的意味。」

「你這又是自相矛盾。」細竹笑他。

琴子道：

「這倒是古已有之：『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我想年青死了是長春，我們對了青草，永遠是一個青年。」

「不要這樣亂說。」細竹說。

他們真是見地不同。

「要下雨。」

細竹又望了天說，天上的雲漸漸佈得厚了。

「這也是從古以來的一個詩材料，清明時節。」小林也望天說。

「下雨我們就在這里看雨境，看雨往麥田上落。」

細竹一眼望到坂當中的麥田。

琴子道：

「那你恐怕首先跑了。」

一面心裏喜歡——

「想像的雨不溼人。」

路 上

往花紅山的途中，細竹同琴子兩個。上花紅山去折映山紅。花紅山脚下就是老兒鋪，——「鋪」者茶鋪，離史家莊四里路。

穿着夾衣，太陽照得臉上發汗。今天的衣服係著色的。遇着一個兩個人，對她們看。細竹，人家看她，她也看人家，她的臉上也格外的現着日光強。一路多楊柳，兩人沒有

一個是綠的。楊柳因她們失了顏色，行人不覺得是在樹行裏，只遠遠的來了兩個女人，——一個像豹皮，一個橘紅。漸漸走得近了，——其實你也不知道你在走路，你的耳朵裏彷彿有千人之諾諾，但來得近了。這時衣服又失了顏色，兩幅汗顏，——連幫你看這個顏面的黑頭髮你也不見！越來越明白，你又肅靜不過，斜着你的身子駛過去了。過去了你掉一掉頭。你還要掉一掉頭，但是，極目而綠，垂楊夾道！你誤了路程一般的快開你的步子了。「說些什麼？」你問你自己。你實沒有聽見。兩幅汗顏，還是分明的，——你始終不記得照得這春光明媚的你頭上的日頭！

這個路上，如果竟不碰着一個人，這個景色殊等於烏有。細竹喜歡做日記，這個，她們自己的事情，卻決不會入她們的記錄呵。女人愛照鏡，這就表示她們何所見？一路之上尚非是一個妝臺之前。

「我有點渴。」

「那邊荸薺田，去拔荸薺喫。」

「給人家看見了可叫人笑話。」

「誰認得你是細竹？」

琴子說着笑。

「你不要笑，我知道你是耍我的。」

「一會兒就到了，到茶鋪裏去喝茶。」

細竹朝樹底下走，讓楊柳枝子拂她的臉，擺頭——

「你看，戲臺上唱戲的正是這樣吊許多珠子。」

「我要看花臉，不看你這個旦兒。」

「你纔不曉得哩！——『輕紅拂花臉』，我也就是花臉。」

「呸！不要臉。」

琴子實在覺得好笑。慢慢她另起一題——

「唐人的詩句，說楊柳每每說馬，確不錯。你看，這個

路上騎一匹白馬，多好看！」

「有馬今天我也不騎，——人家笑我們『走馬看花』。」

「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居然能夠引姐姐入勝。

「你這句話格外叫我想騎馬。」

這是她個人的意境。立刻之間，跑了一趟馬，白馬映在人間沒有的一個花園，但是人間的花。好像桃花。可惜這一層回去細竹沒有替她告訴小林，不然小林會想出這個地方來看，這樣一個旁觀者，一定比馬上人更心醉。

「姑娘大概走得累了，馬敝地沒有，我跑去替你牽一匹驢子來騎。」

「驢子是老年人騎的東西。」

說着兩人都笑。前面到了青石橋。

兩邊草岸，一灣溪流，石橋僅僅爲細竹做了一個過渡，一躍就站在那邊岸上花樹下，——桃李一樣的一棵，連枝而開花，桃樹尚小。雙手攀了李花的一枝，呼吸得很迫，樣子正如擺在秋千架上，——這個枝子，她信手攀去，儘她的手伸直，比她要低一點。這樣，休息起來了，不但話不出口，而且閉了眼睛，搖一搖髮。髮還是往眼上遮。離脣不到兩寸，是薄花的桃枝，脣不分上下，枝相平。琴子過橋，看水，淺水澄沙可以放到几上似的，因爲她想起家裏的一盤水

仙花。這里，宜遠望，望下去，芳草綿綿，野花綴岸，其中，則要心裏知道，水流而不見。琴子卻深視，水清無魚，只見沙了。與水並是流——橋上她的笑貌。

「瞎子過橋沒有你過得慢！」

畢竟還是細竹鹵莽的叫。

小橋慢慢兒過，真不過她一眨眼的工夫。

睡了一覺，虎視眈眈，看她的琴姐專門會出神。琴子纔滿眼花笑，她喜於白花紅不多的綠葉。

兩隻眼睛，是白看的，彼此不相看。

琴子橋頭立住，——這時她的天地很廣，來路也望了一

望。無魚有養魚的草，對岸澗邊陰處。要走了，看細竹而笑——

「紅爭暖樹歸。」

「掉書袋，討厭。」

這個聲音說出她無力了。但她不記得她的衣服是紅的。

琴子是笑她這個。

「走罷。」

「你走，我乘一乘陰。」

琴子又無言而笑。這回是佩服她，花下乘陰，有趣。人都是見樹蔭想納涼。

細竹信口開河罷了。

「你不是借陰翳？」

但細竹輕輕的放了手，花不會爲之搖落一瓣。

不是困了，她的動作不是這樣癩。

琴子眼未離花，她倒有點借光陰的意思。

往前走都是平草地。太陽躲入了白雲。

「那里多麼綠。」

細竹遠遠的指着陽光未失的一片地方說，眼睛指。

「這里多麼綠。」

琴子指眼前。

「那個孩子在那里幹什麼？」

前面一個孩子，離開了路，低身竄到草。

琴子已經看見了——

「蛇。」

蛇出乎草——孩子捏了蛇尾巴。

小小的長條異色的東西，兩位姑娘的草意微驚。

太陽又從她們的背後一齊照上了。

孩子不擡頭，看手上的蛇。擡頭，看一看這兩位姑

娘——他將蛇橫在路上。蛇就在路上不動。

細竹動雷霆——

「你這是做什麼!？」

孩子看蛇，笑而不答。

「我們走路，你爲什麼攔住我們呢!？」

「不讓你走。」

「你是什麼人，不讓我們走路!？」

「你走。」

「你把蛇拿開!」

她一看，琴子站在蛇的那邊了，——她不循路而走草。

孩子仰天一聲笑，跑了。

「我偏要路上走!」

她還是眼對蛇，——或者是看蛇動罷，但未殺其怒容。

琴子笑道：

「蛇請姑娘走。」

蛇行入草。

茶 鋪

「見山——滿天紅。」

「夥！」

喝這一聲采，真真耍了她的櫻桃口，——平常人家都這樣叫，究竟不十分像。細竹的。

但山還不是一脚就到哩。沒有風，花似動，——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兩人是上到了一個綠坡。方寸之間變顏色：眼睛剛剛平。

過坡，花紅山出其不意。坡上站住，——乾脆跑下去好了，這樣綠冷落得難堪！紅只在姑娘眼睛裏紅，固然紅得好看，而叫姑娘站在坡上好看的是一披綠呵，與花紅山——姑娘的眼色，何相干？請問坡下坐着的那一位賣雞蛋的痢癩婆子，她歇了她的籃子坐在那里眼巴巴的望，——她望那個穿紅袍的。

穿紅袍的雙手指天畫地！

是呵，細竹姑娘，“as free as mountain winds”，揚起她的袖子。

「莫多嘴，下去了，——下去就下去！」

怪哉，這時一對燕子飛過坡來，做了草的聲音，要姑娘

回音一回音。

這個鳥兒真是飛來說綠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麥，壟

麥青青，兩隻眼睛管住牠的剪子筆逕斜。

痢癩婆子還是看穿紅袍的。

細竹偏了眼，——看痢癩婆子看她。

「賣雞蛋的。」兩人都不言而會。

賣雞蛋的禁不住姑娘這一認識似的，低頭抓頭。她的心

裏實在是樂，抱頭然而說話，當然不是說與誰聽——

「我的頭髮林裏是那有這麼癢！」

樂得兩位旁聽人相向而笑了。實在是一個好笑。抱頭者沒有擡頭，沒有看見這一個好笑。

走上了麥路，細竹哈哈的笑。

「她那那里是『頭髮林』？簡直是沙漠！」

琴子又笑她這句話。

「你看你看，她在那里屙屎。」

「真討厭！」

琴子打她一下，然而自己也回頭一看了，笑。

「有趣。」琴子不過拍一拍她的肩膀，她的頭髮又散到

窗前去了，拿手拂髮而說。接着遠望麥林談——

「這個蒯蕩婆掃了我的興，記得有一回，現在想不起來爲了什麼忽然想到了，想到野外解溲覺得很是一個豪興——」

「算了罷，越說越沒有意思。我不曉得你成日的亂想些什麼，——我告訴你聽，有許多事，想着有趣，做起來都沒有什麼意思。」

細竹雖讓琴子往下說，但她不知聽了沒有？劈口一聲——

「姐姐！」

湊近姐姐的耳朵唧噥，笑得另是一個好法。

琴子又動手要打她一下——

「野話！」

搥起手來卻替她趕了蜂子。一個黃蜂快要飛到細竹頭上。

姐姐聽了幾句什麼？麥壠還了麥壠——退到背後去了。方其脫緣而出，有人說，好像一對蝙蝠（切不要只記得晚半天天上飛的那個顏色的東西！）突然收攏了那麼的大翅膀，各有各的腰身。

老兒鋪東頭一家茶鋪站出了一個女人。琴子心裏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春草。細竹間：

「你要不要喝茶？」

「歇一歇。」

兩人都是低聲，知道那女人一定是出來請她們歇住。

走進柳陰，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

同一雲！世上唯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盡

影爲地，日頭爭不入。

茶鋪的女人滿臉就是日頭。

「兩位姑娘，坐一坐？」

不及答，樹陰下躑躅起來了，湊在一塊兒。細竹略爲高

一點，——只會讓姐姐瞻仰她！是毫不在意。眼光則斜過了

一樹的葉子。

「進去坐。」

琴子對她這一說時，她倒確乎是正面而聽姐姐說，同時也納罕的說了一句——

「這地方靜得很，沒有什麼人。」

茶鋪女人已經猜出了，這一位大概小一些。

移身進去——泥磚砌的涼亭擺了桌子板凳，首先看見一個大牛字，倒寫着。實在比一眼見牛覺得大。「尋牛」的招貼。琴子暗暗的從頭下念。念完了，還有「寶貼老兒鋪」，也格外的是新鮮字樣，——老兒鋪這個地方後來漸漸模糊下

去了，「老兒鋪」三個字終其身明白着，「爲什麼叫老兒鋪？」又失聲的笑了，一方白紙是貼於一條紅箋之上，紅已與泥色不大分，仔細看來剩了這麼的兩句——

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細竹坐的是同一條板凳。懶懶的看那塘裏長出來的菖蒲，若有所失的掉頭一聲：

「你笑什麼？」

「姑娘，喝一點我們這個粗茶。」

茶鋪女人已端了茶罐出來向姑娘各敬一碗。

琴子唱個喏。

「兩位姑娘從那里來的？」

「史家莊。」

「噯呀，原來是史姑娘，——往那里去呢？」

「就是到你們花紅山來玩。」

說着都不由的問自己：「他們怎麼曉得我們？」琴子記起她頭上還是梳辮子的時候來過花紅山一次。那女人一眼看史姑娘喝茶，連忙又出門向西而笑，喊她的「丫頭回來！」——到那邊山上去了。

琴子拿眼睛去看樹，盤根如巨蛇，但覺得到那上面坐涼快。看樹其實是說水，沒有話能說。就在今年的一個晚上，

其時天下雪，讀唐人絕句，讀到白居易的木蘭花，「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忽然憶得昨夜做了一夢，夢見老兒鋪的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無語，雖則明明的一塘春水綠。大概是她的意思與詩意不一樣，她是冬夜做的夢。

「你剛纔笑什麼？」

細竹又問姐姐。

琴子又笑，擡頭道：

「你看。」

細竹就把「尋牛」看了一遍。

「你笑什麼？——決不失言？」

最後一行爲「賞錢三串決不失信」，她以爲琴子笑白字，應該作「決不食言」。

「你再往下看。」

「過來君子——哈哈。」

花紅山

花紅山簡直沒有她們的座位。一棵樹也沒有，一塊石頭也沒有。琴子很想坐一坐。只有那兩山陰處，壁上，有一棵松樹。過去又都是松林。她站的位置高些，細竹在她的眼下，那麼的蹲着看，好像小孩子提到了一個蟲，——她很有做一個科學家的可能。琴子微笑道：

「火燒眉毛。」

細竹聽見了，然而沒有答。確乎對了花而看眉毛一看，實驗室裏對顯微鏡的模樣。慢慢的又站起身，伸腰——看到山下去了。

「你喜得沒有騎馬來，——看你把馬拴到什麼地方？這個山上沒有草你的馬喫！」

她雖是望着山下而說，背琴子，琴子一個一個的字都聽見了，覺得這幾句話真說得好，說盡了花紅山的花，而且說盡了花紅山的葉子！

「不但我不讓我的馬來踏山的青，馬也決不到這個山上來開口。」

話沒有說，只是笑，——她真笑盡了花紅山。同時，那一棵松樹記住了她的馬！玩了一半天，休憩於上不去的樹。以後，坐在家裏，常是爲這松蔭所遮，也永遠有一匹白馬，鶴那樣的白。最足惜者，松下草，打起小小的菌傘，一定是她所愛的東西，一山之上又不可以道里計，不與同世界。牠在那里——青青向樵人罷。

細竹掉過身來，踏上去，指上拿着一瓣花。兩人不能站到一個位置，儼然如隔水。

「坐一坐罷。」

說坐其實還是蹲，黑髮高出於紅花，看姐姐，姐姐手插

荷包。

「春女思。」

琴子也低眼看她，微笑而這一句。

「你這是那里來的一句話？我不曉得。我只曉得有女懷春。」

「你總是亂七八糟的！」

「不是的，——我是一口把說出來了，這句話我總是照我自己的註解。」

「你的註解怎麼樣？」

「我總是斷章取義，把春字當了這個春天，與秋天冬天

相對，懷是所以懷抱之。」

只顧嘴裏說，指上的花瓣兒捻得不見了。

琴子一望望到那邊山上去了，聽見是松林風聲，無言望風來。細竹又站起來，道：

「要日頭陰了牠纔好，再走回去怕真有點熱。」

「我說打傘來你不肯。」

「我不喜歡那樣的傘，不好看。」

「一陣風——花落知多少？」琴子還是手插荷包說。

「這個花落什麼呢？沒有落地。」

細竹居然就低了頭又看一看花紅山的非樹的花。

「是呵——姑娘聰明得很。」

說着從荷包裏拿出了手來。她剛纔的話，是因為站在花當中，而且，今天一天，她們隨便一個意思都染了花的色彩，所以不知不覺的那麼問了一問，高興就在於問，並不真是想到花落。細竹的話又格外的使得她喜歡。

「這個花，如果落，不是落地，是飛上天。」

她就看着花而這麼說。立刻又記起綠的花紅山，她那次來花紅山，是五月天氣，花紅山是綠的。

「細竹，目下我倒起了一個詩思。看你記不記得，這個山上我來過一次，同我的姨母一路，那時山上都是綠的，姨

母告訴我花紅山映山紅開的時候很好看，但我總想不起這麼紅，今天不來——」

細竹搶着道：

「你不用說，今天你不來，君處綠山，寡人處紅山，兩個山上，風馬牛各不相及。」

這一說把琴子的詩思笑跑了。

「跟你一路，真要笑死人，——不要笑，我真不知道那樣將作如何感想，倘若相隔是一天，昨天來見山紅，今天來見山綠，不留一點餘地。事實上紅花終於是青山，然而不讓我們那麼的記住，欣紅而又悅綠。」

花又從細竹的手上落了一瓣。同科學家這麼講，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哈哈，看官不要笑，這是執筆人的一句笑話，她悔之而不及，花一響仰首一面笑——

「噯呀！」

怕姐姐又來打她一下。此一摘無心而是用了力了。

於是兩人開步走。

走到一處，驟頓，映山紅圍了她們笑，擋住她們的脚。

兩個古怪字樣衝上琴子的唇邊——下雨！大概是關於花上太陽之盛沒有動詞。不容思索之間未造成功而已忘記了。細竹道：

「這上面翻一個筋斗好玩。」

「我記起一篇文章，很有趣，題目好像叫做『花炮』？一個小姑娘，另外一個放牛的孩子——兩人大概總是一塊兒放牛，一天那孩子不見那小姑娘，他以爲他得罪了她，丟了牛四處找她去。走到山上，滿山的映山紅，——大概也同我們這個山上一樣，頭上也是太陽。孩子就在山上坐下，看花，那知一望就望見是她，——山凹裏的水泉旁邊。這一點描寫得很好。孩子自然喜歡得很，道，『那不是我的——？』恕我記不得姑娘的名字。」

同時一笑。

「她在那里洗澡哩，像一個鷺鷥。」他就喊她，問她爲什麼丟了牛一個人跑到這里來玩呢？以下都寫得好，通篇本來是孩子的獨白，敝出小姑娘——潤邊大概有一株棕櫚樹，小姑娘連忙撇牠一葉，坐在草上，蒙起臉來。你想，棕櫚樹的葉子，遮了臉，多美。最後好像是這一句：『你看你看她把眼閉着迷迷的笑哩。』我想咱們中國很難找這樣的文章。」

「你又沒有到北京，怎麼曉得咱們？」

翠子益發的想到題外去了——

「我見過北方的駱駝。」

她有一回在自己莊上河邊樹下見一人牽駱駝過河。

快要到家的時候，琴子忽然想起她們今天看的也就是杜鵑花，她們只是看花，同桃花一樣的看了。何以從來的人是另眼相看？這麼一想，花紅山似乎換了顏色，從來的詩思做了太陽照杜鵑花。——花紅山是在那里夕陽西下了。

簫

她們兩人今天換新裝預備出門的時候，小林是異樣的喜悅，以前的生活簡直都不算事，來了一個新日子。但他一句話也沒有，看着她們忙碌。琴子已亟打扮好了，走出房來，且走且低頭看——不知看身上的那一點？擡頭——「他看見了。」小林對之一笑。她也不覺而一笑。小林慢慢的問道：

「我不曉得做皇帝的——我假設他是一位聰明的孩子，坐在他的寶座上，是怎樣的一個驕兒？我想你們做姑娘的妝前打扮可以與之相比。」

「你這個好比方！——我又沒有做皇帝。」

小林真是死心踏地的聽，聽完了，他還聽。他剛纔那一問，問出來了，總覺得沒有把意思說得透澈，算勉強找到了那一個現成的字眼，「驕兒」。琴子這麼一答，很是一個撒嬌的神氣，完全是來幫助他的意思了。她說她沒有做皇帝，她的撒嬌，實是最好看的一個驕傲，要寶藏無可比擬者形成之，按小林的意思。慢慢他又道：

「你們我想不致於抱厭世觀，卽如天天梳頭，也決不是可以厭倦的事。」

琴子笑着走過去了，沒有給一個回答。

老兒鋪雖則離史家莊不遠，小林未嘗問津。有時他一人走在史家莊的沙灘上玩，過橋，但每每站到橋上望一望就回頭了，實在連橋也很少過去。琴子同細竹走了，他坐在家裏，兩個人，彷彿在一個大原上走，一步一步的踏出草來，不過草是一切路上的草總共的留給他一個綠，不可捉摸，轉瞬即逝。這或者就因爲他不識路，而她們當然是走路，所以隨他任意的走，美人芳草。

終於徘徊於一室，就是那個打扮的所在。不，立在窗外，確如登上了歧途，徘徊，勇敢的一腳進去——且住，何言乎「勇敢」？這個地方不自由？非也。小林大概是自知其爲大盜，故不免始而落膽。何言乎「大盜」？請以旁觀梳頭說法。昨天清早，細竹起得晏，梳頭——她的頭髮實在是奈不何，太多！小林一旁說話，說太陽，說河沙，娓娓動聽，而一心是在那里竊髮而逃之，好像相信真有個什麼人竊不老之藥以奔月。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此蓋是小林踏進這個門檻的境界。真是深，深，——深幾許？雖然，最好或者還是

臨淵羨魚的那一個人。若有人焉問今是何世——倉皇不知所云！……

鏡子是也，觸目心驚。其實這一幅光明（當然因為是她們的，供其想像）居嘗就在他的幽獨之中，同擺在這屋子裏，一樣，但他從沒有想到這裏面也可以看見別人，他自己。

「觀世音的淨瓶」裏一枝花，桃花。拈花一笑。

怎麼的想起了這樣話來——

不知棟裏雲

去作人間雨

於是雲，雨，楊柳，山……：模模糊糊的開擴一景致。未

見有人進來。說沒有人那又不是，他根本是沒有人不能成景致的一個人。

這個氣候之下飛來一隻雁，——分明是「驚塞雁起城烏」的那一個雁！因為他面壁而似問：「畫屏金鷓鴣難道也一躍……？」

壁上只有細竹吹的一管簫，掛得頗高。

「坐井而觀天，天倒很好看。」一眼出了窗戶，想。可喜的，他的雨意是那麼的就在這晴天之中其間沒有一個霧字。

真是晴得鮮明，望天想像一個古代的女人，粉白黛綠剛剛妝罷出來。

詩

琴子同細竹回來了，小林看着那說笑的樣子——都現得
累了，不禁神往。是什麼一個山？山上轉頭纔如此！但他問
道：

「你們怎麼不折花回來？」

她們本是說出去折花，回來卻空手，一聽這話，雙雙的
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紅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動了探手

之情！所以，眼睛一轉，是一個莫可如何之感。

古人說，「鏡裏花難折」，可笑的是這探手之情。

細竹答道：

「是的，忘記了，沒有折。」

還是忘記的好，此刻一瞬間的紅花之山，沒有一點破綻，若彼岸之美滿。

小林這人，他一切的豐富，就坐在追求。然而他惘然。

比如，有一位女子，一回，兩人都在一個人家慶賀什麼，她談話，他聽，——其實是以一個刺客那麼把住生命的精神凝想着：「你要睡！」他說睡上了她的睫毛。這女人，她的睡

相大概很異常。又一回，是深夜失火，他跑去看，她也來了，頓時，千百人拚命喊叫之中，他萬籟俱寂，看她，——他說她是剛剛起來，睡還未走得遠。他說他認得了睡神的半面妝，——這應該算是一個奇蹟，可以自豪的？但他只沒有失聲的哭，世界彷彿是一個睡美人之榻，而又是一個陰影，他摸索出來的太陽是月亮！

現在，他悵望於沒有看見的山，對着這山上回來的兩個人。

終於留了他一個人在這一間屋子裏玩，（這是客房）不小的工夫，——細竹又進來了，向他道：

「你今天不同我們去，——很好玩。」

這話他當然是聽了，但稀奇得利害，細竹換了衣裳！

單衣，月白之色，又是一樣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太出乎不意！立時又神遊起來了，今天上午一個人仔細端詳了的那個地方，壁上的簾，瓶子裏的花，棕櫚的綠蔭——怎麼會有這麼一更衣呢？……

這個地方——他說他實在是看不盡。

細竹，一天的日頭，回到房裏去，浸了一盆涼水。三啜正從河裏挑水進門，她就拿着她的盆子要他向盆裏倒。三啜還以為她總是忘記不了她自己栽的那幾鉢花拿去澆花。她又

隨便的梳了一梳她的頭髮，只是隨便的，馬上天要黑了，那裏還費事把牠解散？小林不願這些，——連她們剛剛是由花紅山回來他也不記得了。

「你們，纔穿了那衣，忽然又是這衣，神祕得很。」

「我走得很熱。」

她說着坐下了，同時低下頭一看，——一個不自覺的習慣而已，人家說衣裳，她就看衣裳。她曉得小林是說她換了衣裳，並沒有細聽他的話。實在這算得什麼呢，換了一換衣？就說「神祕」，這東西本身亦是不能理會的了，所謂自有仙才自不知。小林，他是站着，當她低頭，他也稍爲一低

眼——觀止矣！少女之胸襟。

細竹或者覺察了，因為，一時間，擡起頭來，不期然而然的專以眼睛來相看，——她何致於是怒目？但好像問：

「你看什麼？」

放開眼睛，他道：

「山上有什麼好玩的？」

「不告訴你。」

連忙又覺得無禮，笑了。

「老兒鋪，是不是有一個老兒路上開茶鋪？」

「那里看見？我們在一家茶鋪裏喝茶，只看見一個女

人，她有一個女兒，十五六歲，我們剛到的時候她不在家，她把她喊回來，陪我們。這姑娘長得一個大扁臉，難看極了。」

她這麼的說，小林則是那麼的看了，此時平心靜氣的，微笑着。「回來的時候，怎的那個急迫的樣子？——琴子就不相同。汗珠兒，真是荷瓣上的露，——只叫人起涼意。」這恐怕是他時間的錯誤了，因為當着這清涼之面而想那汗珠兒。于是已經不是看她，是她對鏡了，中間心猿意馬了一會，再照——又不道「自己」暗中偷換！自己在鏡子裏頭涼快了。他實到了這樣的忘我之境。

他要寫一首詩，沒有成功，或者是他的心太醉了。但他歸究於這一國的文字。因為他想像——寫出來應該是一個「乳」字，這麼一個字他說不稱意。所以想到題目就窘：「好貧乏呵。」立刻記起了「楊妃出浴」的故事，——于是而目湧蓮花了！那里還做詩？慢慢又歎息着：「中國人卑鄙，fresh 總不會寫。」不知怎的又記起那「小兒」偷桃，于是已幻了一桃林，綠當然肥些，又恰恰是站在樹底下——那麼人是綠意？但照眼的是桃上的紅。那里看見這樣的紅桃？一定是李桃花的顏色移作桃類了。其樹又若非世間的高——雖是實感，蓋亦知其為天上事矣，故把月中桂樹高五百丈也移

到這里來了。

一天外出，偶爾看見一匹馬在青草地上打滾，他的詩到這時纔儼然做成功了，大喜，「這個東西真快活！」並沒有止步。「我好比——」當然是好比這個東西，但觀念是那樣的走得快，就以這三個字完了。這個「我」，是埋頭於女人的胸中呵一個潛意識。

以後時常想到這匹馬。其實當時馬是什麼色他也未曾細看，他覺得一匹白馬，好天氣，仰天打滾，草色青青。

天井

是睡覺的時分。小林他是一個客榻，一個人在一間屋子裏。史家奶奶伴他談一會兒話，看他快要睡了，然後自己也去睡，臨走時還替他把燈移到牀前几上，說道：

「燈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都知道感激，而且正心誠意的，雖然此刻他的心事不是那樣的單純，可以向老人家的慈愛那裏面去用功。史

家奶奶一走開，實際上四壁是更現得明亮一點，因為沒有人遮了他的燈，他卻一時間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輪。隨即就還了原，沒有什麼。這恐怕是這麼的一個損失：史家奶奶的頭髮太白了，剛纔燈底下佔了那麼久。

燈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歡燈照着睡，或者是，這樣那邊的燈光透在他的窗紙上亮。他曉得琴子同細竹都還沒有睡。中間隔了一長方天井。白的窗紙，一個一個的方格子，彷彿他從來沒有看見光線，小心翼翼。其實他看得畫多，那些光線都填了生命。一點響動也沒有，他聽。剛纔還聽見她們唧唧咕咕的。這個靜，真是靜。那個天井的暗黑的一角裏

長着苔蘚，大概正在生長着。「你們幹什麼？」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們在那里幹什麼，明明的點着亮兒。不，簡直沒有答。說得更切當些，簡直也不是問。

當然，他問了自己那麼一句。譬如一個人海邊行走，昂頭而問：「天何言哉？」只是表現其不知罷了。不過這人，還可以說，問天是聽海的言語。

「細竹，你做什麼？」

琴子的聲音，好像是睡了覺纔醒來，而又決不同乎清晨的睡醒，來得十分的鬆散，疲倦。

又沒有響動。

「細竹，你做什麼？」這個於是乎成了音樂，餘音嫋嫋。或者是琴子姑娘這個疲倦的調子異樣的有着精神，叫人要好好的休息，莫心猿意馬；或者他的心弦真個彈得悲傷起來

「細竹，你做什麼？」因為是夜裏，萬事都模糊些。

「你一定是倒在牀上就睡着了。」

對，她們今天上了山，走得累了。他當然是同琴子打招呼。立刻繪了一幅畫。既然是可愛的姑娘和衣而寐，不曉得他的睡意從那里表現出來？好好的，一個白日的琴子。大概他沒有看見她閉過眼睛，所以也就無從著手，不用心。畫圖之外又似乎完全是個睡的意思，一個燈光的宇宙。把那一件衣

服記得那樣的分明，今天早晨首先照在他的眼裏的那個顏色。目下簡直成了一匹老虎，愈現愈生動。然而一點也得不到着邊際，把不住。他也就真參透了「夜」的美。居然記不起那領子的深淺，——一定是高領，高得是個萬里長城！結果懵懵懂懂的浮上一句詩：「鬢雲欲度香腮雪」。究竟琴子搽粉了沒有呢？

這時琴子已經坐了起來，細竹在那里摺衣服，「我的同她自己的，」今天再也不要，她都平疊着，然後打開櫥櫃，放在最上的一格。琴子慢慢的擡舉她的一雙手，還在牀上坐着，不要鏡子的料理頭髮，行其所無事，織織十指頭上動得

飛快，睡覺的時候應該拆下來的東西都拆下來。細竹送一顆糖她的嘴裏，她一搖頭——

「什麼？」

「既在雨唇之間——嘗得甜了。」

細竹，她此刻是個白衣女郎，忽然曉得她要打噴嚏，眼睛閉得很好看。豈能單提這一項？口也開得好玩。隨便說一項都行，反正只一個好看。果然，打一個噴嚏，惹得琴子道：

「嚇我一跳！」

不一會兒姊妹二人就真正的就寢。

小林在這邊打到地獄裏去了。在先算不得十分光明，現在也不能說十分漆黑，地球上所謂黑夜，本是同白晝比來一種相對的說法，他卻是存乎想像間的一種，胡思亂想一天，一旦覺得懷抱不凡，思索黑夜。依着他這個，則吾人所見之天地乃同講故事的人的月亮差不多，不過嫦娥忽然不耐煩，一口氣吹了她的燈。

別的都不要在當中。

然而到底是他的夜之美還是這個女人美？一落言詮，便失真諦。

漸漸放了兩點紅霞——可憐的孩子眼睛一閉：

「我將永遠是一個瞎子。」

頃刻之間無思無慮。

「地球是有引力的。」

莫明其妙的又一句，彷彿這一說蘋果就要掉了下來，他就在奈端的樹下。

今天下雨

今天下雨。小林想借一把雨傘出去玩。他剛打開園門樹

林裏望了一會回來，聽得細竹說道：

「下雨我不喜歡，不好出去玩。」

「你的話太說錯了。」

細竹掉轉頭來一聲道：

「嚇得我一跳！」

說着拿手輕輕的拍一拍胸。這是小孩子受了嚇的一個習慣。她背着小林進來的方向立住，門檻外，走廊裏，他來得出乎她的不意了。琴子站在門檻以內，手上拿着昨天街上買回來的東西贈。

「下雨你到園裏去幹什麼？我說什麼話說錯了？」

她說了一句「小林這個人很奇怪」，但小林未聽見。

「你說下雨的天你不喜歡——」

一眼之下兩人的顏色他都看了，笑道：

「你們這樣很對，雨天還是好好的打扮。」

於是他的天暫且晴了，同一面鏡子差不多。

另外一個雨天——

「有一回，那時我還在北方，一條巷子裏走路，遇見一位姑娘，打扮得很好，打着雨傘，——令我時常記起。」

忽然覺得她們並不留意了，輕輕的收束了。有點悲哀。

「那麼一個動人的景致！」其實女人是最愛學樣的。記憶裏的樣子又當然是各個人的。慢慢又道：

「那個巷子很深，我很喜歡走，一棵柏樹高牆裏露出枝葉來。」

這一句倒引得琴子心嚮往之。但明明是離史家莊不遠的驛路上一棵柏樹。

又這樣說：

「我最愛春草。」

說着這東西就動了綠意，而且彷彿讓這一陣之雨下完，雨滴綠，不一定是那一塊兒，——普天之下一定都在那里下雨纔行！又真是一個 Silence。

低頭到天井裏的水泡，道：

「你們看滴得好玩。」

這時的雨點大了。

細竹道：

「我以爲你還有好多話說！」

因爲她用心往下聽，看他那麼一個認真的神氣說着「我最愛春草」。她也就着水泡。

「你不曉得，我這纔注意到聲音。」

注意聲音，聲音的意思又太重了。又聽瓦上雨聲。

「我以前的想像裏實在缺少了一件東西，雨聲。——聲音，到了想像，恐怕也成了顏色。這話很對，你看，我們做夢，夢裏可以見雨——無聲。」

「好在你說出了你是想像。你往常從北方來信，說那里總不下雨，現在你說你愛草……」琴子說着笑。

「你爲什麼笑？」

「笑你是一個江南的遊子。」

細竹很相信的說出來了，毫不躊躇。琴子也是要這麼說。兩個人都覺得這人實在可愛了，表現之不同各如其面，又恰恰是兩位姑娘。

「這個當然有關係。但我不曉得你們這話的意思怎麼樣。我其實只是一個觀者，傾心於顏色，——或者有點古怪罷了。」

琴子道：

「你的草色恐怕很好看。」

又道：

「草上的雨也實在同水上的雨不同，或者沒有聲音，因為鼓動不起來。」

「雨中的山那真是一點響動也沒有，那怕牠那麼一大座山，四方八面都是雨。」細竹說。

「你這真是小孩子的話！你看見那一個山上沒有樹，或者簡直是大樹林，下起雨來你說響不響？」

「我是說我們對面的遠山。」

小林看她們說得好玩，笑了。三個人都笑。剛纔各有所見，目下一齊是大門外遠遠的一座青山。這個山名叫甘棠嶺，離史家莊二十五里，做了這故事的確實的證據。

小林又道：

「海邊我沒有玩，海上坐了兩趟船，可惜都是晴天，沒有下雨，下雨一定好玩——望不見岸看雨點。」

最後幾個字吞吐着說，說得很輕，彷彿天井裏的雨也下在那個晴天的海上。這當然錯了，且不說那裏面不平靜，下起雨來真能望見幾遠呢？他兩次坐船都未遇風浪，看日出日沒。兩位姑娘連帆船也沒有坐過。

「有一個地方盡是沙，所以叫做沙河縣，我在那裏走過路，遇着雨，真是浩浩乎平沙無垠，雨下得好看極了。」

「你打傘沒有？」細竹連忙說。

「不要緊，——你這一提，我倒記得我實在是一個科頭，孤獨得很。他們那里出門輕易不帶傘，——下了一陣就完了，後來碰見一個女人騎驢子跑，一個鄉下漢子，趕驢子的，跟在後面跑。北方女人同你們打扮不一樣。」

這一說，她們兩人彷彿又站在鏡子面前了，——想到照一照。說了這一半天的話，不如這個忽然之間好看不好看的意思來得振興。

「我要到外面去玩，你們借把雨傘我。」

「我的傘上面畫了花，畫得不好。」

細竹這麼的思索了一下。

「我告訴你們，我常常喜歡想像雨，想像雨中女人美——雨是一件袈裟。」

這樣想的時候，實在不知他設身在那里。分明的，是雨的境界十分廣。

記起樓上有一把沒有打過的傘，是三啞到九華山朝山買回來的，細竹就跑上樓去，拿了下來。

她撐開看一看，不很高的打起來試一試，——琴子也在傘以內。她不知不覺的湊在姐姐一塊兒。

「你們兩個人——」

再也沒有一個東西更形得「你們兩個人」。

橋

東城外二里路有廟名八丈亭，由史家莊去約三里。八丈亭有一座亭子，很高，向來又以牡丹著名，此時牡丹盛開。

他們三個人今天一齊遊八丈亭。小林做小孩子的時候，時常同着他的小朋友上八丈亭玩，琴子細竹是第一次了。從史家莊這一條路來，小林也未會走過，沿河壩走，快到八丈亭，要過一架木橋。這個東西，在他的記憶裏是渡不過的，

而且是一個奇蹟，一記起牠來，也記起他自己的畏縮的影子，永遠站在橋的這一邊。因為既是木架的橋，又長，又狹，又頗高，沒有攀手的地方，小孩子喜歡跑來看，跑到了又站住，站在橋頭，四顧而返。實際上這十年以內發了幾次山洪，橋沖坍了重新修造了兩回。依然是當初的形式。今天動身出來，他卻沒有想到這個橋，壩上都是樹，看見了這個橋，橋已經在他的面前。他立刻也就認識了。很容易的過得去，他相信。當然，只要一開步。他遂巡着，望着對岸。細竹請他走，因為他走在先。他笑道：

「你們兩人先走，我站在這裡看你們過橋。」

推讓起來反而不好，琴子笑着首先走上去了。走到中間，細竹掉轉頭來，看他還站在那里，嘆道：

「你這個人真奇怪，還站在那里看什麼呢？」

說着她站住了。

實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麼。過去的靈魂愈望愈渺茫，當前的兩幅後影也隨着帶遠了。很像一個夢境。顏色還是橋上的顏色。細竹一回頭，非常之驚異於這一面了，「橋下水流嗚咽，」彷彿立刻聽見水響，望她而一笑。從此這個橋就以中間爲彼岸，細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風采，一空倚傍。

這一下的印象真是深。

過了橋，站在一棵樹底下，回頭看一看，這一下子又非同小可，望見對岸一棵樹，樹頂上也還有一個鳥窠，簡直是二十年前的樣子，「程小林」站在這邊望牠想攀上去！於是他開口道：

「這個橋我並沒有過。」

說得有一點傷感。

「那一棵樹還是同我隔了這一個橋。」

接着把兒時這段事實告訴她們聽。

「我的靈魂還永遠是站在這一個地方，——看你們過

橋。」

是忽然超度到那一岸去了。

細竹道：

「我乍看見的時候，也覺得很新鮮，這麼一個橋，但一點也不怕。」

「那我實在慚愧得很。」

「你那時是小孩。」她連忙答應。

小林笑了。琴子心裏很有點兒嫉妬，當細竹忽然站在橋上說話的時候，她已經一脚過來了，望着「丫頭」背面罵一

下：

「你這丫頭！」

八丈亭立於廟中央，一共四層，最下層爲「羅漢殿」，供着「大肚子羅漢」，殿的右角由石梯上樓。老和尚拿了鑰匙給他們開了殿門，琴子囑耳細竹，叫她掏出二百錢來，和尙接去又去幹活去了。他們自己權且就着佛前「拜席」坐下，彼此都好像是傾耳無聲音，不覺相視而笑了。細竹問：

「笑什麼？」

她自己的笑就不算數了。由低聲而至於高談，說話以休息。小林一看，琴子微微的低了頭坐在那里照鏡子，拿手抹着眉毛稍上一點的地方，——大概是從荷包裏掏出這個東西

來！圓圓的恰可以藏在荷包內。這在他真是一個大發現，

「這叫做什麼鏡子？……」

琴子看見他在那里看了，笑着收下。他開言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這句話琴姐她不喜歡，她說屠刀這種字眼總不好，她怕聽。」

細竹指着琴子說。小林憮然得很。其實他的意思只不過是稱贊這個鏡子照得好。

「醉臥沙場君莫笑，人生何處似尊前？」

忽然這樣兩句，很是一個駭不及舌的神氣，而又似乎很

悲哀，不知其所以。

琴子笑道：

「這都不是菩薩面前的話。」

「我是請你們不要怪我，隨便一點。」

他也笑了。

琴子又道：

「我們先去看牡丹罷，回頭再來上樓。」

姑娘動了花輿了。細竹也同意。小林導引她們去。昨夜下了幾陣雨，好幾欄的牡丹開得甚是鮮明。院子那一頭又有兩棵芭蕉。地方不大，關着這大的簾與花朵，倒也不形其

小，只是現得天高而地厚了。她們彎腰下去看花，小林向天上望，青空中飛旋着一隻鶴鷹。他覺得這個景致很好。琴子站起來也看到天上去了。他說：

「你看，這個東西牠總不叫喚，飛旋得有力，牠的顏色配合牠的背景，令人格外振精神。」

他一聽，他的話沒有回音，細竹雖然自言自語的這個好那個好，只是說花。他是同琴子說話。

「你爲什麼不答應我？」

「鶴鷹牠總不叫喚，——你要看牠就看，說什麼呢？」

小林笑了——

「這樣認真說起來，世上就沒有脚本可編，我們也沒有好詩讀了。——你的話叫我記起我從前讀莎士比亞的一篇戲的時候起的一點意思。兩個人黑夜走路，看見遠處燈光亮，一陣音樂又吹了來，一個人說，聲音在夜間比白晝更來得動人，那一個人答道——

Silence bestows that virtue on it, madam.

我當時讀了笑，莎士比亞的這句文章就不該做。但文章做得很好。」

琴子已經明白他的意思。

「今天的花實在很燦爛，——李義山詠牡丹詩有兩句我

很喜歡：『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你想，紅花綠葉，其實在夜裏都佈置好了，——朝雲一剎那見。』

琴子喜歡得很——

「你這一說，確乎很美，也只有牡丹恰稱這個意，可以大筆一寫。」

花在眼下，默而不語了。

「我嘗想，記憶這東西不可思議，什麼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現顏色，——我是說不出現。過去的什麼都不能說沒有關係。我曾經爲一個瞎子所感，所以，我的燦爛的花開之中，實有那盲人的一見。」

細竹忽然很懶的一個樣子，把眼睛一閉——

「你這一說，我彷彿有一個瞎子在這里看，你不信，我的花更燦爛了。」

說完眼睛打開了，自己好笑。她這一做時，琴子也在那里現身說法，她曾經在一本書冊上看見一幅印度雕像，此刻不是記起而是自己忘形了，儼然花前合掌。

八丈亭

上到八丈亭頂上了。位置實在不低，兩位生客攀着樓窗往下一望，都說着「很高！」言下都改了一個樣子，身子不是走在路上了。只有自家覺着。這是同對面天際青山不同的，高山之爲遠，全賴乎看山有遠人，山其實沒有那個浮雲的意思，不改濃淡。

剛剛走上來的時候，小林沈吟着說了一句：

「我今天纔看見你們登高。」

意思是說：「你們喘氣。」慢慢的就在亭子中間石地上坐了下去，抱着膝頭，好像真真是一個有道之士。後來琴子細竹都圍到這一塊兒來，各站一邊。他也記不得講禮，讓她們站。

「我從前總在這裡捉迷藏。」

聽完這句話，細竹四面一望——盡是窗戶照眼明！轉向琴姐打一個招呼：

「這裡說話，聲音都不同。」

「我們一起是五個孩子。我不知怎的總是被他們捉住

了。有一回我捏了一把刀，——是我的姐姐裁紙紮玩意兒的
「把刀子我偷了來。」

這一解釋是盡誠向琴子，叫她不要怕。琴子抿嘴笑。

「但是，我」不小心，把我自己的指頭殺了——」

「不要說，我害怕！」

她連忙這麼一撒嬌，細竹，——拿手去蒙了眼睛。

「他們又把我捉住了。」

他的故事算是完了。

又輕輕向細竹的面上加一句：

「你們捉迷藏最好是披頭髮。」

言下是批評此一刻之前她那一動作。

楓樹

今天出現了一樁大事。話說放馬場過去不遠有一個村莊名叫竹林莊，竹林莊有一位大嫂，係史家莊的姑娘，以狗姐姐這個名字著名。十年以前，小林走進史家莊的時候，這位狗姐姐已經了不起，依嫂嫂班的說話就是「大了」。這一批做嫂子的，羣居終日無所用心，喜歡談論姑娘，那時談狗姐姐就說狗姐姐「大了」。狗姐姐一見程小林這個孩子，愛這個

孩子。日子久了，認得熟了，小林也喜歡同狗姐姐玩，同狗姐姐的弟弟名木生的玩。狗姐姐的一套天九牌最好看，小林愛得出奇。有時打天九，湊了狗姐姐的嫂嫂共是四人，玩得晚了，就在狗姐姐家裏同木生一塊兒睡覺，狗姐姐給糖他們喫。可愛的狗姐姐，她是愛小林呵，她給糖他，兩指之間就是糖，小林，一個孩子，那里懂得狗姐姐是把糖捏得那麼緊？狗姐姐就在他的頰上擰他一下子。清早起來，狗姐姐房裏梳頭，木生同小林都來了。小林喜歡看狗姐姐梳頭，站在那里動也不動一動。他簡直想躲到狗姐姐的頭髮林裏去看。他的眼睛真個是在狗姐姐的頭髮底下了，不知不覺的貼得那

麼近。狗姐姐的頭髮就是他的頭髮了，他在那里又看得見狗姐姐的眼睛。狗姐姐她那一雙黑眼珠，看不見自己頭髮以外，看小林，口不停說話。她打岔叫木生替她去拿東西，雙手捏住披散之髮，低下頭來親小林一嘴。小林沒有站住腳，猛的一下栽到狗姐姐懷裏去了，狗姐姐連忙把他一推，猛的一伸腰，鬆了一隻手，那手就做了雙手的事情，那麼快頭髮都交代過去了。小林害怕，但狗姐姐知道他不是淘氣。有一回是三月三的夜晚裏，大家都在壩上看鬼火，小林在場，狗姐姐也在場，——只有三啞一個人手上拿着鋤頭。他說那個東西如果近來了，他就一鋤頭敲下去。大家朝着東邊的野墳

望，慢慢的一盞火出現了，小林害怕，——他又喜歡望。他站在狗姐姐身前，倚靠着狗姐姐。狗姐姐道：「不要怕。」這一個靜悄悄的夜，小林不能忘記，燐光的跳躍，天上的星，狗姐姐溫暖的手，他拿來寫了一篇文章。他從外方回來，狗姐姐早已是竹林莊的「史大嫂」了，在史家莊也見過狗姐姐幾面。他曾經推想狗姐姐這樣的人應該是怎樣一個性格，此回再見，他覺得他推想得恰是。狗姐姐告訴他竹林莊是一個好地方，牛背山山窩裏，有山有水，人物不多，竹子很茂盛，走在大路上，望不見房屋，竹子遮住了。狗姐姐沒有提起他

們的杏花，小林也終沒有機會看竹林莊的杏花，這時早已過了開花的時候了，竹林莊的杏花很可以一看，竹林以外，位置較竹子低，遠遠看來又實與竹葉合顏色。清明時節，上墳的人，走放馬場下去這一條大路者，望見竹林莊，唱起千家詩上的句子「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了。小林自爲惆悵，當初他一個人跑到放馬場玩了一趟，何以竟沒有多走幾步得見竹林莊？而現在狗姐姐在竹林莊住了如此的歲月了。傷感，這人實在有的，只是若行雲流水，雖然來得十分好看，未能著迹。剩下的是一個莫名其妙的氣分。這一天氣晴朗，他來探訪竹林莊了。他喜歡走生路，於是不走大

路循山徑走。離竹林莊還有一里多路，有一條小溪流，望見一個女人在那里澆衣。他暫且揀一塊石頭坐下，很有點兒牧歌的意興。這女人，不望則已，越望越是他的狗姐姐。果然是狗姐姐。他見了狗姐姐，同山一樣的沈默。狗姐姐她原是蹲在一塊石頭上，見了他，一伸腰，一雙手從水裏頭都拿出來，那麼快，一溪的水她都不管了。這一下子，她其實也同天一樣，未失聲，但喜笑顏開了，世上已無話說了。小林還隔在那一岸。

「你怎麼想到這里來了？」

「我說來看一看姐姐住的地方，想不到就在這里遇見姐

姐，——這里洗衣真好，太陽晒不着。」

說着且看狗姐姐頭上楓樹枝葉。樹陰真不小，他在這一邊也遮蔭住了。對岸平斜，都是草，眼睛卻只跟了這棵樹影子看，當中草綠，狗姐姐衣裳白，頭髮烏黑，臉笑。共是一個印像。但那一件東西他分開出來了，狗姐姐洗衣的手，因為他單單記起了一幅畫上的兩隻臂膊哩。又記起他在一個大草林裏看見過一隻白鴿。這是一會的工夫，做了一個道旁人，觀者。又向他的狗姐姐說話：

「我剛剛過了那一個山坡，就望見那里竹林，心想這是竹林莊了。」

「你還得走上去一點，那裏有橋，從那裏過來，——我一會兒就洗完了。」

狗姐姐指點上流叫他去。小林見獵心喜，想脫腳過河。他好久好久沒有過河了。小的時候他喜歡過河。

「我就在這里過河，我們書上說得有，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姐姐你不曉得，我在一個沙漠地方住了好幾年，想這樣的溪流想得很，說出來很平常，但我實在思想得深，我的心簡直受了傷，只有我自己懂得。」

狗姐姐哈哈笑。

「難怪史家莊的人都說你變得古怪，講這麼一套話幹什麼呢？你喜歡過河你就過來罷。」

他偏又不過河。

「我不過，——姐姐你信不信，凡事你們做來我都讚美，何況這樣的好水，不但應該來洗衣，還應該散髮而洗足。我自己做的事不稱我的意，簡直可以使得我悲觀。作文寫字那另是一回事。」

這一套話又滔滔而出嗎？問狗姐姐狗姐姐不曉得，她望他笑，他又神仙似的忙着掉背而走了，去過橋。慢慢的他走到這樹底下來，狗姐姐已經坐在草上等他。狗姐姐好像有狗

姐姐的心事，狗姐姐也摸不着頭腦。

「姐姐，你的桌子上擺些什麼東西呢？」

「你怎麼想到這個上面去了？」

「我一面走一面想起來了。」

又道：

「我不打算上姐姐家裏去，玩一玩我就回去。——我記得姐姐做姑娘的時候總喜歡拿各種顏色的布紮小人兒玩，擺在鏡子前。」

「你怎麼還是這個樣子，小林？不懂得事！」

狗姐姐伸手握住他的手。小林心跳了，忽然之間覺到狗

姐姐的勢力壓服他。望着狗姐姐若要哭！——這纔可笑。

「好弟弟，你坐下，姐姐疼你，姐姐在旁邊總是打聽你。」

更奇怪，狗姐姐說着眼裏汪汪的。她輕易不有這麼一回事。來得無蹤，去得無影，接着絮絮的說個不休，問史家奶奶好，琴子好，這個好那個好，什麼也忘記了，一心說。小林坐在一邊麒麟一樣的善。忽然他又覺得狗姐姐的張皇，他沒有見過這麼一個眼色。於是他親狗姐姐一嘴。看官，於是而有這棵楓樹爲證。

小林大喫一驚，簡直是一個號泣於旻天的精誠，低聲

問：

「姐姐，怎麼這樣子呢？」

簡直窘極了，很難得修辭，出口不稱意，我欲乘風歸去了，狗姐姐拍他一巴掌，看他的樣子要人笑，——多可愛呵。

「歷史上說過蕭道成之腹，原來——恐怕是如此！」

「我不曉得你說什麼！」

「蕭道成是從前的一個皇帝。」

「你看你——說從前的皇帝幹什麼呢？」

「他生得鱗文遍體，肚子與平常人不同，人家要殺他，

「假裝射他的肚子玩。」

狗姐姐這纔會得他的意思。

「我生了一個孩子——死了。」

這一句，聲音很異樣，使得小林萬念俱休，獸獸而一

祝：

「姐姐你有福了。」

於是他真不說話。狗姐姐還要說一句，拍他「巴掌——

「女人生了孩子，都是這個樣子，曉得嗎？」

臨走時，狗姐姐囑咐他：

「小林，不要讓別人知道。」

哀莫哀兮生別離乎，不知怎的他很是悲傷，聽了狗姐姐這一囑，倒樂了——

「姐姐，你真把我當了一個弟弟，我告訴你，小林早已是一個偉人物，他的靈魂非常之自由。」

梨花白

自從楓樹下與狗姐姐的會見以後，好幾天，他彷徨得很，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若問他：「你是不是思想你的狗姐姐？」那他一定又惶恐無以對。因為他實在並不能說是思想狗姐姐，狗姐姐簡直可以說他忘記了。

一天，胡亂喝了幾杯酒，一個人在客房裏坐定，有點氣喘不過來，忽然倒真成了一個醉人了，意境非常。他好像還

記得那一剎那的呼吸。「我與人生兩相忘，那真是……」連忙一擺頭，自己好笑。「那正是女人身上的事哩。」但再往下想，所有他過去的生活，卻只有這一日的情形無論如何記不分明，愈記愈朦朧。

細竹步進來了，舌頭一探，且笑，又坐下，並沒有同他打招呼，走到這兒躲避什麼的樣子。

，頓時他啓發了一個智慧似的，簡直要瞑目深思，——已經思遍盡了。因了她的舌頭那麼一探。那一天在八丈亭細竹忽然以一個瞎子看花紅，或者是差不多的境界。但他輕輕問：

「什麼？」

「琴姐她罵我。」

原來如此，對她一笑，很悵悵，地獄之門一下子就關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感覺。

細竹她怎麼能知道他對她看「是留神我的嘴動呢？」她總是喜歡讓自己的事，即如同琴子一塊兒梳頭動不動就是「你看我的頭髮又長了許多！」所以此地這樣寫，學她的口吻。她告訴他聽：

「我們兩人裁衣，我把她的衣服裁錯了。」

「你把她的衣服裁錯了？那你實在不好。」

「你也怪我！」

說着要哭了。

「做姑娘的不要哭，哭很不好看，——含珠而未發是可能的。」

她又笑了——

「你看見我幾時哭了？」

小林也笑。又說：

「這兩件事我平常都思想過，裁衣——」

「你這樣看我！」

又是一個小孩子好哭的神氣，說他那樣看她。

「你聽我說話，——你怎麼會裁錯了？我不能畫畫，常有一個生動之意，覺得拿你們的剪子可以裁得一個很好的樣子，應該非常之合身。」

細竹以爲他取笑於她，不用心聽，「心想着她的琴姐一定還在那里埋怨。她本是靠牆而坐，一下子就緊緊靠着（壁卜有一幅畫，頭髮就倚在上頭，又不大像昂頭）自己埋怨一句：

「我損傷了好些材料。」

小林不往下說了，他要說什麼，自己也忘了。所謂「這兩件事」，其一大概是指剪裁。那一件，推考起來，就是說

哭的。他常稱讚溫廷筠的詞做得很好，但好比「淚流玉筍千條」這樣的句子，他說不應寫，因為這樣決不好看，何必寫呢？連忙又把這意見修正一點，道：「小孩子哭不要緊。」言下很堅決，似實有所見。

慢慢的兩人另外談了許多，剛纔的一段已經完了。細竹道：

「琴姐，她昨夜裏拿通草做了好些東西，你都看見了沒有？」

「她給那個蜻蜓我看，我很喜歡。」

「是我畫的翅膀，——還有一枝桃花，一個佛手，還照

了水滸上的魯智深貼了一個，是我描的臉。」

看她口若懸河，動得快。小林的思想又在這個唇齒之間了。他專聽了「有一枝桃花」，癡想。

回頭他一個人，猛憶起兩句詩——

黃鸝弄不足

含入未央宮

一座大建築，寫這麼一個花瓣，很稱他的意。又一想，

這個詩題是詠梨花的，梨花白。

樹

琴子細竹兩人壩上樹下站着玩。細竹手上還拿了她的簫。樹上丁丁響，啄木鳥兒啄樹，琴子擡頭望。好大一會纔望見了，彩色的羽毛，那個交枝的當兒。那嘴，還是藏着看不見。這些樹都是大樹，生意蓬勃，現得樹底下正是妙齡女郎。

她們的一隻花貓伏在圍牆上不動，琴子招牠下來。姑娘

的素手招得綠樹晴空甚是好看了。

樹幹上兩三個螞蟻，細竹稀罕一聲道：

「你看，螞蟻上樹，多自由。」

琴子也就跟了她看，螞蟻的路線走得真隨便。但不知牠懂得姑娘的語言否？琴子又轉頭看貓，對貓說話：

「惟不教虎上樹。」

於是沈思一下。

「這個寓言很有意思。」

話雖如此，但實在是彷彿見過一隻老虎上到樹頂上去了。觀念這麼的聯在一起。因為是意像，所以這一隻老虎爬

上了綠葉深處，全不有聲響，只是好顏色。

樹林裏於是動音樂，細竹吹簫。

這時小林走來了。史家莊東壩盡頭有廟名觀音寺，他一個人去玩了一趟，又循壩而歸。聽簫，眼見的是樹，滲透的是人的聲音之美，很是歎息。等待見了她們兩位，還是默不一聲。細竹又不吹了。

兀的他說一句：

「昨夜我做了一個很世俗的夢，醒轉來很自哀，——世事一點也不能解脫。」

說着是一個求救助的心。光陰如白駒過隙，而一日之中

本來可以逝去者，每每又容易要人留住，良辰美景在當前忽然就不相關了。琴子看他，很是一個哀憐的樣子，又苦於不可解，覺得這人有許多地方太深沈。

「世俗的事擾了我，我自己告訴自己也好像很不美，而我這樣的靈魂居然就是爲牠所苦過了。」

細竹道：

「一個人的生活，有許多事是不能告訴人的，自己厭煩也沒有法子。」

小林對她一看，「你有什麼事呢？」不勝悲。他總願他自己擔受。好孩子，他不知他可笑得很，細竹隨隨便便的

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科學的，成年的女子，一年十二個月。今天她與致好，前兩天很不舒服。

他又告訴她們道：

「我剛纔到觀音寺去玩了一趟，真好笑，八九個老婆婆一路燒香，難爲她們一個個人的頭上都插一朵花。」

「你怎麼就個個奶奶頭上都看一下？」

琴子說，簡直是責備他，何致於要這樣的注目。

「你沒有看見，我簡直躊躇不敢進，都是一朵小紅花，插住老年的頭髮，我遠遠的站定，八九個人一齊跪下去，叩首作揖，我真真的僥倖這個大慈大悲的菩薩只是一位木

偶——」

彷彿怕佛龕上有驚動。此刻說起來，不是當面時的意思重了。

「我平常很喜歡看觀世音的像。」

又這一說。細竹一笑，記起她的琴姐的「觀世音的淨瓶。」

慢慢他又道：

「老年有時也增加趣味。」

「你的字眼真用得古怪，這裏怎麼說趣味呢？」

琴子說着有點皺眉毛，簡直怕他的話。

「這是另外一件事。我有一回看戲，一個很好看的女戲子打扮一個老旦，她的拄杖捏得很好玩，加了我好多意思，頭上裹一條黃巾，把她的額角格外配得有樣子。我想這位姑娘，她照鏡子的時候，一心留意要好看，然而不做這個腳色，也想不到這樣打扮。」

細竹道：

「那你還是愛我們姑娘會打扮。」

惹得琴子笑了，又好像暗暗的罵了一下「這個丫頭」。

「我還記得一個女戲子，這回是戎馬倉皇，手執花槍，

打仗，國破家亡，累得這個姑娘忍了呼吸，很難爲她。我看

她的汗一點也不流了她的粉色。」

於是細竹指着琴子道：

「前年我們兩人在放馬場看戲，一個花臉把一個丑腳殺了，丑腳他是一個和尚，殺了應該收場，但他忽然掉轉頭來對花臉叫一聲『阿彌陀佛！』這一下真是滑稽極了，個個都釘了眼睛看，那麼一個丑腳的臉，要是我做花臉我真要笑了，不好意思。」

小林笑道：

「厭世者做的文章總美麗，你這也差不多。」

「那一回我還丟了一把扇子，不曉得是路上丟的是戲臺

底下丟的。」

「我以後總不替你寫字。」

那一把扇子琴子寫了字。這個當兒小林很好奇的一看，如臨深淵了，澈底的認見這麼兩個姑娘，一旁都是樹。

琴子望壩下，另外記一件事——

「去年，正是這時候，我在這里看見一個人牽駱駝從河那邊過來。」

「駱駝？」

「我問三啞叔，三啞叔說是遠地人來賣藥草的。」

「是的，我也記得一隻……多年的事。」

那時他很小，城外橋頭看釣魚，忽然河洲上一個人牽駱駝來了，走到一棵楊柳樹底下站住，許多小孩子圍了看。

「北方駱駝成羣，同我們這里牛一般多。」

這是一句話，只替他畫了一隻駱駝的輪廓，青青河畔草，駱駝大踏步走，小林遠遠站着仰望不已。

轉眼落在細竹的簫的上面。

「我不會吹。」

但彌滿了聲音之感。

Silence 有時像這個聲音。

塔

細竹給畫小林看，她自己畫的，剛畫起，小小的一張紙，幾根雨線，一個女子打一把傘。小林接在手上默默的看。

「你看怎麼樣？」

說着也看着小林的手上她的作品。連忙又打開抽屜，另外拿出一張紙——

「這裏還有一個塔。」

「噯呀，這個塔真像得很，——你在那里看見這麼一個塔？」

他說着笑了，手拿雨境未放。驚歎了一下，恐怕就是雨沒有看完，移到塔上。

她也笑道：

「那你怎麼說像得很呢？我畫得好玩的。昨夜琴姐講一個故事，天竺國有一佛寺，國王貪財，要把牠毀了牠，一匹白馬繞塔悲鳴，乃不毀。她講得很動人。」

說話容易說遠了，她只是要說這是她昨天晚上畫得好玩

的。燈下，琴子講話，她聽，靠着桌子坐，隨手拿了一枝筆，畫，一面答應琴子「這個故事很動人，」一面她的塔有了，掉轉身伸到琴子的面前——這時琴子坐在那里脫鞋——「你看我這個畫得怎麼樣？」

小林不由得記起他曾經遊歷過的湖邊禮拜堂的塔，很喜歡的說與這位畫畫人聽：

「有一個地方我住了一個夏天，常常走到一個湖邊玩，一天我也同平常一樣走去，湖那邊新建的禮拜堂快成功了，真是高聳入雲，出乎我的意外，頂上頭還有好些工人，我一眼稀罕這工程的偉大，而又實在的覺得半空中人的渺小。當

下我竟沒有把兩件事聯在一起。」

說着有些寂寞，細竹一心在那里翻她的抽屜。然而這個寂寞最滿意，大概要以一個神仙譎貶爲凡人纔能如此，因爲眼前並不是空虛，或者是最所要看一看的了。

看她低了頭動這個動那個，仙道：

「你不聽我講道理。」

「你說，我聽，——今天我有好些事要做。」

她答應了好幾個小孩替他們做粽子過端陽。

於是他又看手中畫，彷彿是他的靈魂上的一個物件，一下子又提醒了。細竹的這一把傘，或者真是受了他的影響，

因爲那一日雨天的話。驟看時，恐怕還是他自己的意思太多，一把傘都替他撐起來了，所以一時失批評。至於畫，從細竹說，她一點也不敢驕傲。

「我在一本日本畫集上見過與你這相類似的，那是顏色畫。顏色，恐怕很有些古怪的地方，我一打開那把著色的傘，這個東西就自己完全，好像一個宇宙，自然而然的看這底下的一個人，以後我每每一想到，大地山河都消失了，只有——」

說着不由得兩邊一看，笑了——
「惟此刻不然。」

把這個屋子裏的東西，桌子，鏡子，牆上掛的，格外認
清的看一下了，尤其是細竹眉目的分明。

細竹也很有趣的一笑。

「真的，我不是說笑話，那畫的顏色實在填得好。」

細竹心想：「我幾時再來畫一張。」把紅的綠的幾種顏
料加入了意識。於是而想到史家莊門口塘的荷花，於是而想
到她自已打傘，這樣對了小林說：

「下雨的天，邀幾個人湖裏汎舟，打起傘來一定好看，
望之若水上蓮花葉。

小林聽來很是歡喜——

「你這一下真走得遠。」

說着儼然望。細竹沒有明言幾個什麼人，而他自然而然的自己不在這個船上了。又笑道：

「那你們一定要好好的打扮，無論有沒有人看。」

忽然之間，光芒萬丈，倒是另外一回事來得那麼快，得

意——

「細雨夢回籬塞遠，你看，這個人多美。」

又是一個女人。

細竹不開口。

「可惜我畫不出這個人來，夢裏走路。」

「我這纔懂得你的意思——你說這個人做夢跑到塞外那麼遠去了是嗎？」

「不是跑。」

說得兩人都笑了。

「我向來就不會做文章。」

「這一句詩平常我就很喜歡，或者是我拿牠來做了我自己的畫題也未可知。——這樣的雨實在下得有意思，不溼人。」

「我同琴姐都很佩服你，有的時候聽了你的談話，我們都很自小，趕不上你。」

姑娘一面說一面拿了一張紙摺什麼，很是一個謙恭的樣子。這個話，小林不肯承認，簡直沒有聽，稱讚他算不了什麼，上帝的謙恭完全創造在這一位可愛的姑娘面上！所以他坐在那里祈禱了。

看她摺紙玩，同時把手上她的畫安放到桌上。

他又說話：

「我常常觀察我的思想，可以說同畫幾何差不多，一點也不能含糊。我感不到人生如夢的真實，但感到夢的真實與美。」

「我做夢我總不記得。」

低了頭手按在桌上，好像要疊一朵蓮花。

「英國有一位女著作家，我在她的一部書裏頭總忘不了
一句話，她的意思好像說，夢乃在我們安眠之上隨喜繪了
一個圖。」

「這話怎麼講？」

「你想，就是一個最美之人，其睡美，不也同一個醉漢
的酣睡一樣不可思議嗎？——」

細竹擡了頭，他說得笑了。

「有了夢纔有了輪廓，畫到那里就以那里爲止 我們也
不防以夢爲大，——要不然，請你閉了眼睛看一看！」

望着她的眼睛着，又是——

「我小的時候總喜歡看我姐姐的瞳人。」

細竹懂得了，而且比他懂得多，她道：

「這樣看起來，人生如夢倒是一句實在話，是你自己講的。」

小林不語。

她果然是學一朵蓮花。

「不管天下幾大的雨，裝不滿一朵花。」

一吹開，兩個指頭捏定指示起來了。

小林的眼睛不知往那里看。

故事

細竹不知上那里玩去了，小林也出去了，琴子一個人在家，心裏很是納悶。其實是今天早起身體不爽快，不然她不至於這樣愛亂想。她想小林一定又是同細竹一塊兒玩去了，恨不得把「這個丫頭」一下就召回來，大責備一頓。她簡直伏在牀上哭了。意思很重，哭是哭得很輕的。自以為是一個了不起的日子，沒有擔受過，坐起身來歎一聲氣。

「唉，做一個人真是麻煩極了。」

起來照一照鏡子，生怕頭髮蓬得不好看，她不喜歡那個懶慵慵的樣子。眼睛已經有點不同了，著實的熨貼了一下。又生怕小林這時回來了。那樣她將沒有話說，反而是自己的不應該似的。

「唉，做個女子真不好……」

不由己的又滾了兩顆淚兒了。這時是鏡子寂寞，因為姑娘忽然忘了自己，記起媽媽來了。可憐的姑娘沒有受過母愛。又記起金銀花，出現得甚是好看……

花是年年開，所以遠年的東西也總不謝了，何況姑娘正

是看花的年齡，難怪十分的美好。

「細竹，這不能說，我不願他愛你，但我怕……」

一句話又不能得了意思。

慢慢的小林回來了，那個脚步纔真是空谷足音哩，姑娘實在感到愛的春風了，不，是一個黃昏——這時，人，大概是爲萬物之靈了，Sappho 歌了一首詩。

小林見她一笑：

「今天外面天氣很好，你怎麼不出去玩？」

「你來打動了我，我正想着兩句話傷心，我很愛：『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你今天恐怕是不舒服。」

「我長久不記得我的母親，今天我忽然想我的母親了。」

小林不勝同情之感，簡直受了洗禮了，覺得那個樣子太是溫柔。又異想天開，很是自得，不由得探問於姑娘：

「你們的記憶恐怕開展得極其妙善，我想我不能進那個天國，——並不一定是領會不到。」

說着是一個過門而不入的悵惘。琴子啓齒而笑了，實在要佩服他。

「你在那里玩得回來？」

「細竹真好比一個春天，她一舉一動總來得那麼豪華，

而又自然的有一個非人力的節奏，——我批評不好。剛纔我在河邊玩，好幾位嫂嫂在那里洗衣服，她們真愛說話，都笑我，我跑開了。走到壩上，望見稻場那邊桑樹腳下聚了許多孩子，我走去看，原來細竹她在樹上，替他們摘葉子。她對我笑……」

這個印像殊不好說了。他剛剛到了那棵樹的時候，她正一手攀了枝子綠葉之中低下頭來答應一個孩子什麼，見了小林站在那里，笑着分了一下眼睛好像告訴他她有事了。這個桑樹上的一面，大概就是所謂「豪華」之掇拾，然而當時他茫茫然一個路人之悲了，隨即一個人走到樹林裏徘徊了好

久。此刻說來，又不知不覺的是一個求助的心，向了當面之人。

琴子實在忍不住哭了。

他的擔子忽然輕了，也哭了，連忙又說話：

「我分析我自己，簡直說不通，——人大概是生來賦了許多盲目的本能，我不喜歡說是情感。我常常想，這恐怕是生存的神妙，因為同類，纔生了許多題目。我們在街上見了一個殺人的告示，不免驚心，然而過屠門而要大嚼；同樣，看花不一定就有插花之念，自然也無所謂悲歡。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羣』，這裏頭是可以得到一個法則。」

這些話胡爲而來，琴子很不明白，看他的樣子說得太動情。

「你以後不要同細竹玩。」

她輕輕這一說又把他說得哭了。

她也哭了。

「你有許多地方令人害怕，——或者是我趕不上你。」

「你的意思我彷彿能了解，——我其實是一個腳踏實地者，我的生活途中未必有什麼可驚異的闖客。就以今日爲止，過去我的生活不能算簡單，我總不願同人絮說，我所遇見的一切，都造化了我。人生的意義本來不在牠的故

事，在於渲染這故事的手法，故事讓牠就是一個『命運』好了，——我是說偶然的遭際。我所覺得最不解的是世間何以竟有人因一人之故制伏了生活，而名之曰戀愛？我想這關乎人的天資。你的性格我不敢輕易度量，在你的翅膀下我真要蜷伏——」

看着琴子的眼睛，覺得哭實在是一個損傷，無可如何。

「我們兩人的『故事』，恐怕實在算得很有趣的一個。」

說得琴子微笑。

「唉，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應該感謝的。」

這是忽然又有所思了，坐在那里仰望起狗姐姐來了。

回頭他一想，「今天四月二十六，前次上八丈亭玩，正是三月二十幾，回來她也不舒服，好幾天不大喫東西……」於是墮入「神祕」了。太陽落山的時候，壩上玩，遇見「東頭」的一位大嫂挑水，捏了桃子喫，給他一個，他拿回來給琴子，琴子接着喜歡極了。

「你往桃樹林去了嗎？怎麼只買一個呢？」

她以為他從桃樹林買回來的。離史家莊不遠一個地方，幾戶人家種桃子，名叫桃樹林。

還沒有點燈，她一個人坐在房裏喫桃，酸極了，把姑娘的眼睛閉得甚是有趣。

桃 林

翠子睜了午覺醒來，聽得細竹在天井裏，叫道：

「細竹，你在那里幹什麼？」

「這不曉得是一個什麼蟲，走路走得好玩極了。」

「在那裏？」

「陽溝裏。」

「你來我有話告訴你。」

於是她伸腰起來，呀的一聲險些兒被苔蘚滑跌了，自己又站住了。那個小蟲，真不曉得是一個什麼蟲，黑貝殼，姑娘沒有動手擦牠，牠自然更不曉得牠的與地之上，只有一寸高的樣子，有那麼一幅白面龐，看牠走路走得好玩極了。

「你到桃樹林去買桃子回來喫好嗎？」

她走到了姐姐的面前，荷包裏掏出手巾來蒙了臉，裝一個捉迷藏的勢子玩。

「我同你說正經話你總喜歡鬧。」

「好，我去買桃子，你不要哭。」

「真討厭！你幾時看見我哭了？」

細竹想再回她一句，話到口邊不成言了，只好忘記了。

因爲正對了鏡子（既然答應了出去買東西，趕忙端正一端正）低目於唇上的紅，一開口就不好了。

這個故事，本來已經擱了筆，要待明年再寫，今天的事情雖然考證得確鑿，是打算拋掉的，因爲桃樹林這地方，著者未及見，改種了田，只看得見一條小河流，不肯寫。桃之爲果是不能經歷歲時的了。一位好事者硬要我補足，願做證明，說當初那主人姓何，與他有過瓜葛，他親見桃園的茂盛，年年不少人來往，言下很是歎息。

今年二月裏，細竹同琴子一路來了一趟，那時是看花。

這桃，據說不是本地種，人稱爲「類桃」，大而色不紅。十幾畝地，七八間瓦屋，一灣小溪，此刻真是溪上碧桃多少了。今天天陰而無雨，走路很不熱，小林，因爲昨天聽了琴子的話，向一個孩子打聽得桃樹林，獨自走來了，想不到細竹隨後來了。他玩了不小的工夫，地主人名叫何四海，攀談了些話，他說他從史家莊的史家奶奶家來。史家奶奶是四遠馳名的了。何家的小姑娘導引細竹進來，他正走在桃畦之間，好像已經學道成功的人。凡事不足以隨便驚喜，雷聲而淵默，——哀哉，桃李下自成蹊，人來無非相見，意中人則反而意外了，證天地之不幻，枝枝果果畫了這一個人的形容。

看官，這決不是誑語，大塊文章，是可以奏成人的音樂，只可惜落在我的紙上未必若是其推波助瀾耳。

細竹當下的歡喜是不待說的，她開口道：

「你怎麼在這裡呢？你來你怎麼不告訴我們呢？」

另外的那個小姑娘莫明其妙，只有她是現得在樹的脚下，簡直是一隻小麻雀，繫那麼一個紅辮子，仰起頭來彷彿看「細竹姑姑」怎麼這麼的曉得說話？她叫細竹叫細竹姑姑，去年便認熟了。

「女！把細竹姑姑牽來喝茶。」

原來她就叫做「女」，小林好笑了。女的媽正在「竈上」

忙午飯，嚷嚷。細竹姑姑遠遠的謝她一聲。

「開了沒有？開了。」

竈孔裏掏出沙罐來，忙着問水開了沒有，開了。

「琴姐她叫我來買桃子，要曉得你來我就不用得跑這一趟了。」

然而女拉着細竹姑姑的手要去喝茶了。

小林本來是一個悲思呵，笑而無可說的了。何四海背了籬筐又來同他談。筐子裏的桃都是揀那大的摘了下來。

「隨便請一兩個罷，剛下樹的好喫。」

「謝謝你，回頭我同細竹姑娘一路買幾斤。果子吊在樹

我還是今天在你這里初次見。」

「不要跑，丫頭！要跌一交纔好！」

女拿着稱桃子的稱向這里跑來了，爸爸叫她不要跑。

「媽媽說細竹姑姑要四斤，叫你稱。」

於是何四海稱桃。

小林一望望到那里去了，細竹也出來了。

「你不要跑呵。」

她也有點跑哩。可憐的孩子，正其瞻視，人生在世隨在

這回又是那個胸襟。美人的高蹈，是不同的，所謂「雪胸襟鏡裏」，那還是她們自己粧臺放肆罷了，恐怕不及這自然與人物之前天姿的節奏。

「噯呀，何老板，你都把這大的稱給了我們。」

看了這稱好了的一堆桃子，低下身去很知禮的說。

女的媽也來了，她走近何四海，說一句：

「我們的飯熟了。」

看了四斤桃子——四斤桃子的錢她在竈上細竹就給了她

她裝到荷包裏去了，還要說「哈哈，還要給錢嗎？」看了

四斤桃子，她一句：

「拿什麼裝呢？」

細竹掏出她的手巾。

「這條好手巾。」

又一句，她的女捱到她的兜裏拉住她的手了。

「飯熟了，喫飯的都回來了。」

又說給何四海聽，要他去喫飯，「喫飯的都回來了」，

是說他們家裏請的三個長工。看他是要走了，女也拉着她

走，她還曉得要說話：

「細竹姑姑，你就在我這裏喫一點嗎？——哈哈，不

喫。」

細竹要開口，她就曉得是說不喫。其實細竹說出來
是——

「我不餓。」

兩樣的話差不多是一齊開口，不過她先了一個「哈哈」
了。

於是他們走了，留了這兩位觀客。

一眼見了一棵樹上的一個大桃子，她恰恰可以攀手得
夠，細竹稀罕着道：

「噯呀，這一個桃子纔真大。」

於是忍不住要淘氣一下，遠遠的又叫住何四海：

「何老板，我把你們的桃子再摘一個呵。」

「好罷，不要緊，你自己摘罷。」

「摘就把牠摘下來了，喜歡極了，還連了兩瓣葉子。這一個她就自己手上拿着。」

小林也看着這個桃子喜歡極了。

忽然他向她講這樣的話：

「我有一個不大好的意見，——不是意見，總之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我每逢看見了一個女人的父和母，則我對於這位姑娘不願多所瞻仰，彷彿把她的美都失掉了，尤其是知道了她的父親，越看我越看出相像的地方來了，說不出道理。」

的難受，簡直的無容身之地，想到退避。」

「你這實在不好，我總喜歡人家有父母。」

「我彷彿女子是應該長在花園裏，好比這個桃林，當下忽然的一見。」

細竹笑了——

「你原來是講故事，編我。」

「不是的。」

說着也笑了，然而窘。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說告訴你又忘記了，我夢見我同你同琴子坐了船到那里去玩，簡直是一片汪洋，奇怪

得很，只看見我們三個人，我們又沒有盪槳，而船怎麼的還是往前走。」

「做夢不是那樣嗎？——你這是因爲那一天我們兩人談話，我說打起傘來到湖裏坐船好玩，所以晚上你就做這個夢。」

「恐怕是的，——後來不知怎樣一來，只看見你一個人在船上，我把你看得分明極了，白天沒有那樣的明白，宛在水中央。」

連忙又一句，卻不是說夢——

「噯呀，我這一下真覺得『宛在水中央』這句詩美。」

細竹喜歡着道：

「做夢真有趣，自己是一個夢自己也還是一個旁觀人，——既然只有我一個人在水中央，你站在那里看得見呢？」

她這一說不打緊，小林佩服極了。

她又說她口渴，道：

「我有點渴。」

「剛纔何大娘請你喝茶——」

「我把這個桃子喫了牠罷。」

指着自已手上的桃子請示。小林笑道：

「好罷。」

她動嘴喫桃，咬了一塊，還在舌間，小林卻無原無故的瞪眼看這已經破口的東西——欲言不語了。

慢慢他這樣說：

「細竹，我感到悲哀得很。」

說得很鎮靜。

「這個桃子一點也不酸。」

「你看，雖然是你開口，這個東西很難看了。」

細竹看他一下，一個質問的眼光。

他也就笑——

「好，你把牠喫完了牠。」

「這個意思是，看她喫得很好玩了，桃子沒有了。」

細竹要回去，說：

「我們回去罷，時候不早。」

「索性走到那頭去看一看。」

「那頭不是一樣嗎？」

她一眼望了那頭說，要掉背了。

小林也就悵望於那頭的樹行，很喜歡她的這一句話。

民國廿一年四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十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橋”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廢名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照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八五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廢名先生的創作

周作人先生說：

……我覺得廢名君的著作在現代中國小說界有他的獨特的價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文藝之美，據我想形式與內容要各佔一半，近來創作不大講究文章，也是新文學的一個缺陷。的確，文壇上也有做得流暢或華麗的文章的小說家，但廢名君那樣簡鍊的卻很不多見……

短篇

桃

園

五角五分

短篇

棗

五角

長篇

莫須有先生傳

八角

長篇

橋

一元三角